

592.5

# 游擊戰

戴



堅譯

德國阿突爾·愛哈爾特著

163/軍

30.4.20.戴堅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83718



~~281902~~

德國阿突爾·愛哈爾特著  
戴 堅譯

游 擊 戰

戰史上的經驗與  
戰術上的可能

## 譯者序言

「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在失了民族信心的人，說不定以為這是一句自己寬心的話。

其實，這是長期戰爭的必然結果。在歷史上看，一三三七—一四五三年的百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戰爭，一八五一年的美國南北戰爭，以及從近代的戰史去研究，都可以證明：侵略的，壓迫的力量，畢竟有竭盡，潰滅的日期；抵抗的，求解放的戰爭，終歸得到最後的勝利！

「游擊戰！」在軍事上缺乏深切認識的人，或許以為這是某種特有的，新興的，秘異的戰法。

其實，這是戰術的一個部門，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有效戰法，也就是長期戰爭的必然現象。德國人把這種現象叫做小戰 (Kleinrieg) 這裏面是包括了游擊戰 (Guerrillakrieg)，別動戰 (Partisanenkrieg)，義勇軍戰 (Freischarkrieg)，匪盜戰 (Bandenkrieg)，暴民戰 (Komitentkrieg)，民兵戰 (Guerrillakrieg)，市民戰 (Burgerkrieg) 等一切小部隊非

正規的作戰行爲。

所以本書的原名，就是小戰（Kleinkrieg），日本人也直譯做「小戰」，然而，譯者因爲小戰這個名詞比較生硬，又因爲想把最近流行的「游擊戰」，充實一點歷史性，世界性的涵義，所以就意譯爲「游擊戰」。

在歷史上，尤其是在最近幾年中，世界上有許多弱小民族的自由戰爭，都慘酷的失敗。但這不是原則上的不真，而是一國國民是否「情願」，并「可能」實施長期的戰爭；是否正確的發動了全民的游擊戰！？

如果被壓迫者能正確的發動全民的游擊戰，支持長期的戰爭，那必然獲得最後的勝利。

也就是被壓迫者一天得不到勝利，就要繼續的戰爭一天！

中國今日的抗戰也是如此——長期抗戰是必得最後勝利的！

不過，我們要研究，要努力的就是：

怎樣使長期戰爭，變成「最短的」長期戰爭？

怎樣使最後勝利，變成「最快的」最後勝利？

換句話說，就是怎樣在最短的期間，爭取最大，最後的勝利！

本書是以公正，客觀的眼光，論述游擊戰的過去與未來；分析游擊戰的正面與反面；說明游擊戰的條件與運用，我們在這裏可以得到充分的資料，探討我們全民游擊戰爭的出路。

本書是邱清泉先生從德國帶回來的一本小冊子，經過李默庵，劉嘉樹兩先生的鑑賞，委託譯者逐譯，以共同好。

而交付逐譯的時間，恰好是在部隊一年來僅有的，唯一的在有計劃的作全團一個月短期訓練的當中，所以只好在「時間上」打游擊，「積小句成大篇」，訓練期滿，接着就担任衡陽，耒陽，南嶽，衡山警備及衡石段護路勤務，當時繼續的譯就一部份，及至上月底奉調前綫，才決心在百忙中來一個「突擊」，趕完全書未譯就的三分之一部份，九月五日在南嶽出發之前，算完成了所負的任務。

粗疏·不妥的地方，還要靠讀者不客氣的指正！

因爲事實上的——也就是一般人可想像得到的困難，書終於沒有按照預定的日期出版。

在延期的當中，部隊北上後即擔任長江的防務，以後因鄂中戰局的好轉，又逐漸南移，終於在二十九年一月下旬參加了桂南作戰。

關於作戰方面的情形，是預備在拙著團訓練作戰紀實中再詳細敘述，不過有一點可提到的，就是這次作戰，還沒有把運動戰，游擊戰的效用，發揮到極高度。

因此愈感覺到本書所講的一些原則和法則，都有很大的價值，可以詳細的加以研究，因爲我們是應該以較廉的代價去獲得人家用血肉換來的經驗。

著者因奉某項任務來到後方，順便看看本書印刷的情形，一切的事情，多得鄭靜山，丁一安，劉葉舟諸同志的襄助，校對事宜，更偏勞了徐恩科同志，使本書早日刊行，特併誌謝意。

譯者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于桂林。

# 目錄

導言.....	一——六
一八〇八——一八一三年的西班牙游擊隊.....	七——二二
在德國自由戰爭中的游擊隊.....	三三——四〇
「抗戰到底！」法國一八七〇——七一年的口號.....	四一——六二
巴爾幹半島的暴民.....	六三——六八
在佔領塞爾維亞中的游擊戰.....	六九——七六
一九一四年比利時的國民自衛軍.....	七七——八四
俄羅斯的游擊支隊.....	八五——九〇
紅色別動隊.....	九一——九六
舊的經驗與新的戰法.....	九七——一一〇
結論.....	一一一——一二四



## 導言

游擊戰是劣勢部隊對抗優勢敵人之一種可能的戰法，可是這不成育在尋常的抵禦方式之中。游擊戰的定義。想得一種明白的確定，幾乎是不可能，實際上的游擊行動與大軍作戰附帶的措施，特別是在軍戰軍第一綫前方施展的時候，這兩者的界限常常是混淆的。可是在第一綫後方的戰鬥行動，在大軍側方小部隊的襲擊與抵禦，都可以算是實施游擊戰的一般場合。其次可以列舉出來的特徵，就是游擊戰對機警，權變，先見與秘密高度的要求，同時如果情況需要的話，還必須連帶着非常的果斷與不顧一切的勇氣。這種行為，雖然現今各國典令對戰鬥員都如此要求，可是游擊戰所確定的涵義，要算是特別高的了。游擊作戰的任務範圍是廣泛的，如己方部隊，宿營，陣地與道路的警戒，敵人側方，尤其是背後運絡綫的擾亂，優勢敵軍（特別是邊境守備）的阻止，與最後在淪陷區域艱苦的抵抗。這些任務，都是要經百年以上長期建立的精兵來担当的，所以可想見它的艱鉅。那末，絕對不是毫無作為，也不是指揮乖謬裝備虛敗的軍隊所能達成的。在游擊戰的範圍中對每一個戰鬥員要求的強大，是確定不移的，一個軍備不良的民族，在他的立場感覺威脅的時候，事實上證明游擊戰常常是最後的出路。如果被壓迫民族的軍事組織，對它的抵抗意志，尤其對於有參戰能力的軍隊，不能鼓舞到十分有效的形態

時，到後游擊戰却是山窮水盡的非常辦法。根據經驗，這種民衆武力的戰術，如採用游擊戰，那比較把大量訓練未成熟的兵員，編成一個大而運用不靈的單位遠爲適當，急遽的大量徵募，常會自行發生不利的齟齬，而且一般是沒有戰鬥力的，反之：在戰史上有許多國民戰爭，雖然作戰的是些裝備差遲，訓練不良的戰鬥員，而結果却常有煥赫的成功，像這種民衆武力，如果能得到有利條件的扶助，是滿可以以自力戰勝遠爲優勢的敵人。

此外，游擊戰不僅證明是民衆武力的戰術，而且正規軍也可以運用來博得更大的效果，卽令在拿破崙時代以後也是如此。揚梅洲（註一）有句流行的諺語說，拿破崙消滅游擊戰，這句語在較大的範圍講，不能說是毫無疑義，這只要回想到在德國自由戰爭時代的可崙坡 *Colomb* 與馬威茲 *Marwitz* 鐵利特攝夫 *Tschernitschew*，惕爾曼 *Thielmann* 等游擊隊效果卓著的行動，想到一八四八年在意大利，一八四九年在匈牙利的陳蹟，以及在世界大戰支戰場的經驗，就可以瞭然了。

運用游擊戰疲憊在技術上與數量上遠爲優勢的敵人，已有許多毫無疑義的效果。可是真正的最後勝利，完全是靠地形的特性，尤其是良好的政治環境，能給游擊隊的幫助才能獲得，而要具備這種條件在比例上是稀少的，在這一點，事實上值得研究的，就是由那般幼稚和浮妄的人所領導的游擊戰，既廢弛軍隊嚴肅的紀律，又沒有注意看到戰爭

迫切的需要，來鼓舞一種激昂緊張的熱望。但是，雖然如此也不可忽視它的可能性，在有些環境中，事實上還很收到效果，而且屬於絕望的狀況，勢有不能完全撇開原則上的許多顧慮，來實施變態的戰爭的。

波古斯拉威斯基中校 Oberstleutnant V. Boguslowski 曾作下列正當的敘述，這是一個內行確切的判斷：

「人們却不可以游擊戰非戰爭之一面而等閒視之。如果某一部隊在原則上放棄游擊戰或誤視爲無足輕重，則不久即可看到人家對游擊戰的熟練與精到，自己是怎樣處於劣勢與運動遲滯了。」（註二）

反之：如果軍隊也運用這種作戰方式，則極爲有利，像一八四八年意大利的游擊隊，雖然有良好的條件作後援，但給杜斯特銳西在很短的期間制壓了（註三）。但我們也可以回憶克勞塞維茲 Clausewitz 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很技巧的運用他獨特的戰法，堅決的發動國民戰爭，這就絕對不可看低它的價值。總之：我們不可忘記在艱苦環境中所能要求的，竭盡一切抵抗手段之精神上的責任。因爲人就是死到臨頭，也總是要掙扎的，這是一種天性，要淹死的人，即使見了一根草，都是要抓着的，如果整個民族看到自己在懸崖的邊上要滾下的時候，總得盡最後手段來設法營救，這是在道德範疇的自然規律。假使一個國家對敵人表示脆弱與卑微，這就是沒有蘊藏這種最後的潛

力，或者人們可以說，它已經是沒有靈魂了。

此外，近代有許多事件，尤其是在世界大戰及其以後的年代中一切的事變都可以作為希望成功的理由，但是，這也是以迫身的危險，嚴格測驗游擊戰的實施。如果說「一次戰爭的結局，常是決定下一次戰爭所採用的戰法」這句話是真的，那末，事實上確實可回想到世界大戰時，有若干方面是以激烈而頑強的游擊戰鬥結束的。其餘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一切軍事上混亂的事蹟，游擊戰都是一個活躍而重要的角色。在我們深信其可能，而嘗試如何能在將來形成游擊戰的戰法以前，我們在研究的第二部份，就要簡單的說道這種現象推斷的理由。

但是，我們第一步工作是敘述幾段戰史上的經驗，而且我們只限定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作戰史實的精華中採擇。因此特別注意到在西班牙的游擊戰，自由戰爭時代的游擊行動，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在德國普後活躍的法國盜匪與義勇軍，最後就是在巴爾幹與同時代我們自己的各種游擊事件，以及幾項世界大戰的經驗。如果在最後研究不出多大結果，我們就接着檢討供將來運用的結論，不過世界大戰的事實，是比較注視以推論的觀點去尋求結果要好些。諸變的爭役是游擊戰開展的大舞台。這種推斷是以人力與物力戰爭的最後事態作根據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以後還要詳細述明其理由。

註一：德國的州名。

註二：見波古斯拉威斯基所著「游擊戰」。

遊擊戰

## 一八〇八——一八一三年的西班牙游擊隊

西班牙與葡萄牙「游擊隊」的名稱，是很恰當的名符其實。他們的事蹟現示了民衆抗戰的一種戰術上正確的方式，其力量的優越，滿可與正規的部隊相等。由戰史上可以知道他們纖細與大規模的行動，并說明了實施游擊戰的偉大效果。那時候強大的部隊，精幹的指揮官，即令是拿破崙的天才，也不能使在西班牙半島的裝備貧乏與一部份指揮極爲低劣的游擊隊屈服。經過頑強的戰鬥之後，侵略者只得退出國境，同時在歐洲的其他部份也伸張了抑制的自由意志，并因此實行解放。法軍以及可惜與彼聯合作戰的德軍，其慘重的傷亡是毫無代價。自一八〇七年從專侵畧戰爭而越過甫銳崙 Pyreneen（註一）的部隊是超過六十七萬人與五百二十門大砲，等到一八一三年回到法國的時候，只剩下二十五萬人與二百二十門大砲了；其餘是半島做了他們的墳墓。這種大規模的勝利，却也不是一個民族以那樣貧困的作戰資材所能獲得的。無疑的是靠英國充分的支援，作戰才不致沒落。因此，西班牙自由戰爭的戰史，是說明游擊戰的條件與成功可能的一種很有價值的根據。

我們繼續研究在當時活躍的普魯士上校攝泊勒 Oberst V. Sehgelar 一個特別精到的報告。他提供我們很有價值的材料，對那個流血年代實際的經過與一般的經驗，是說明

得特別明瞭。并且痛切而明白的作事實上的保證，說明這次事變，如果沒有具備那種先決條件，西班牙的抗戰決不能獲得那樣煊赫的成功。

在這方面，克勞色維茲已經很正確的說過，「游擊戰的成功，一定要那個民族具備熱烈的自由意志，無限的血肉犧牲，鋼鐵般的抵抗力與大公無私的精神。」由他這種肯定的說法，我們可以推論他是想到了西班牙的游擊隊，因為事實上，凡具備了這種崇高品格的國民是與其他的迥然不同。被自由意志浸潤的農人，市民，自由的教會和一部份少數的貴族，是比較那些「只顧個人地位，不管國家利害」的總佔多數，而且不容易屈服。西班牙每個國民的心靈起無條件，無限制的充滿了自由意志，所以有成百事實昭彰而深刻的史例。這種愛好自由的表現，常以天真的熱情感動人心。當一八〇八年莫拉茲以公告鼓舞人心的時候，有一個國民聽到傳統的皇帝要給法人廢立并要求龐大的軍費，就問傍邊的人說：「這是不是真的？」傍人答應：「是的！」他馬上拿了刀，跑到街上看了法國人就砍。等到把他抓住審問的時候，他很天真的說：「他相信現在每一個西班牙人都會這樣幹，并盡其所能的殺盡法國人。」（註二）

西班牙人以奔放而無條件的意志，用刀子，拳頭和牙齒反抗異族的壓迫，在薩亞哥沙 *Salacroca* 的包圍攻擊與許多野蠻的街市戰，都靠自己來獲得一種最光耀的勝利，



關於這方面，是值得簡單報告的，因為在西班牙戰爭，是從那裏開始把人民熱烈的情緒，普遍的激起成一種野蠻的狂暴。薩亞哥沙第一次包圍攻擊的景象，很充分明白的現示由那種仇恨，戰鬥的激怒與頑強的反抗心所發生的無法阻止與不能抑壓的力量，有了這種力量，然後抗戰雖遭遇一切的反動，却能維持至數年之久。

事變的經過如下所述：在一八〇八年六月，法國勒菲伯將軍 *General Lefebvre* 爲征服阿亞貢 *Aragon* 地方，率約二萬人前往。在法軍最初得接近爲西班牙大臣拔拉索克斯所鎮守的首都薩亞哥沙之後，據薩泊勒上校的報告：「薩亞哥沙的情形是絕望了——但不是西班牙人的——城市是空的，並且沒有反抗的準備。」僅只薄弱的城牆圍繞，城門口只有當警察用的守兵，軍官是缺乏的；兩個砲兵尉官與一個工兵技師，是唯一可用的技術人材。而且這個工兵技師是抓來一個偵察抵禦強度的泥水匠；在鞭笞之下把他拖到牢裏的。城防警備司令還害怕城內有高級軍官叛變，緝之；一般情形是顯然無任何成就可言。可是誰也想不到，對於開墾人民的全體武裝起來，奮激的施行抵禦，固然防禦的準備當時是極端混亂，可是後來有一部份是很適當的了。特別值得提出來的，就是人們很少打算在敵人的行進方向上構築工事，他們却善用他們的刀子，石頭，棍棒，弓矢以及幾尊老式的大炮把敵人趕走。他們由於自然的衝動，或者是由於以往游擊戰鬥所得來的經驗，總是在地方上一致艱苦的關爭，對於城市後面是築起強固的堡壘，使能很不

費力的擊退後面來的包圍與攻擊。於是，這些甚少訓練與指揮不良的民兵克服了這種最辣手的危險。

法軍沒有想到這種困難，他們打算堂堂皇皇，傲岸的進入這座空城，甚至連各種行軍警戒都疏忽了。但是在開敵的城門墜洞裏却射出兩排的彈丸來歡迎這以閱兵式行列行進的縱隊，法軍才開始爲之愕然，並即刻展開對城的四面攻擊，城門已關閉起來，在入城的大道上發生激烈的戰鬥；這時候西班牙人的頑強以及附近村莊裏射出來的槍火，驅逐敵人後退。對西班牙人背後之一種迅速而巧妙實施的包圍企圖，也一樣沒有辦法。「對於這些頑強的農人和市民，在他們看到城牆還圍繞着他們的時候，自然沒有方法去截斷與攻取側翼，敵人的勇猛，他們是視若無睹，雖然在背後有兩樹城門感受威脅，但是在那裏戰鬥的，即令想到只有老百姓在那裏打，也沒有一個害怕法軍的狂暴。」……「在幾個鐘頭之後。西班牙人的彈藥，漸次消耗，而沒有一個人想什麼辦法並頒佈命令，但是一般婦人與小孩都急忙忙的補救這種缺乏。有些到火藥庫搬火藥，有些由這個屋到那個屋爲土炮蒐集釘子和廢鐵，有些撕開堆在傍邊的衣服，縫好藥包填到砲筒裏面。各階級的婦女都給民兵送肉，送酒，送水；但是，特別值得記述的，就是那些窮人也把那儲藏得不多的麵包，乾酪和果醬貢獻出來。」在晚上一次最後的攻擊，也同樣激烈的被擊退了。抗戰的民衆得到勝利，法軍只好到處撤退。

這一天的勝利是有極大的意義，它證明只要舉國一致的具有堅決的抗戰意志，就滿可以與能征慣戰的部隊相頑頑。攝泊勒說「這一次的成功，是其後若干年許多英雄豪勇事業的基石，」這話是很適當的。跟着這第一次不利的突擊所行的包圍攻勢，義勇的民兵隊雖武裝，紀律，尤其是指揮慘苦的缺乏，可是由準備廝殺的狂熱，不顧一切的勇氣，得到平衡，這些常常是令人詫異的。指揮與紀律事實上真是難於置信的壞。在戰鬥當中，「民衆公告即刻服從市議員卡爾屋一個下級軍官的指揮，再不信仰布斯塔門特上校了。」這位審慎的軍官，好容易振作并繼續營救了這次抗戰的生命，他很明白的指示，命令權要集中於他。在最危險的狀況當中，阿亞貢起事的指揮官伯拉佛克斯將軍，爲了「請求援兵」，離開了這座危城，如果不是他見到了這種特別的指揮責任，防禦者至少也會志氣沮喪了。他們是狂熱的揮拳鼓盪空氣，晚上到敵人陣地裏去搶砲，派出一種小游擊支隊捉敵人的傳騎與單獨乘馬的軍官，甚至於還敢在曠野裏戰鬥。這方面固然如所預期的常時遭受打擊；但是法軍決不能利用他的成果得到決定的利益。在許多見得到的環境中，沒有一個較高級的官吏和軍官叛變，沒有那種失敗，沒有那種更大的不幸能打破抗戰的意志。攝泊勒上校說：「圍城是很兇險的，一種大的不幸，這在一般的城堡，通常是要被攻破的。六月二十二日一個火藥車着火，爆發時，死傷了很多的人。」很短的時間，「全部倉庫都燃延起來，震動得嚇人，整個薩亞哥沙都戰慄着。彌漫的煙塵，

使天都黑暗了。居民都被轟出屋子，在那裏發呆，發抖，一直到知道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一般人都想到這敵人一切都會佔優勢，可是事實上可由下列問題的答案，很快的再給他們一種力量。他們自問：我們還有火藥嗎？……人們都忙着救護負傷的人……貼出佈告徵集，現有的火藥，大概還很够用，一切都很鎮靜。當二十八日早晨，法軍在一個畧取了堡壘佔領陳地的砲兵火力掩護之下，施行總攻擊的時候，城內的廢墟裏還冒出煙來，有時還從那裏湧起火燄。這時候阿亞貢人猛烈的抵抗，馬上可以證明，日前不幸的事件，決沒有沮喪他們的勇氣。——

在六月三十日法軍以燃燒彈猛烈射擊，同樣的沒有氣餒。當人們準備猛烈抵抗的時候，一婦人，小孩同老頭，都暫時退出屋子，由壯丁同敢死隊在街頭阻止前進的法軍。在這種最後的抵抗之前，法軍的攻擊才常常被完全擊退。

在城市前方的游擊部隊，是在不斷的襲擊，擾亂敵人給養的補給，阻絕渡口和橋樑，並妨害敵人小部隊的各種運動，這些戰鬥，在夜間尤其活躍。在城裏那些被炮彈擊燬的城防工事，都以勞苦的工作，不斷的重新修繕，爲了清掃射界，房屋都毫不顧惜的加以破壞，而各個獨立的房屋都做成據點，有好幾次法軍已衝入城市內部；但是，每一次在慘烈的屠殺之後，實際上所獲得的地面還是非常的少。

火藥的缺乏愈來愈覺得不安，但是指揮官問到彈藥現況的時候，總是到處有人滿不在乎的答應：「這沒有關係，我們正要刺刀幹！」但是過久，火藥終究是比勇氣利害。那時候，各地會師的援軍，在不絕的歡聲之中，踏着遍地的殘骸與炮燬的瓦礫進入城內。他們在七月十三到十四日的夜間，擊潰疲憊的敵人後解圍，并以勇猛的游擊部隊，到處對退却的敵人追擊。

攝泊勒上校以薩亞哥沙與羅馬梯阿 Numantia，沙貢特 Sagunt 的名稱相提并論是狠正確的，并且以為沒有其他活躍的民族能獲得這同樣行動的聲譽。「沒有那個正規的軍人，能夠實施這種抵禦；努力進取并完全達成這樣事業的，是不懂什麼戰術原則的農人和市民，他們爲了表示西班牙人的堅強與意志之不可屈服，很能夠完成所需要的一切」。

我們看到其後若干年內無數的事蹟，同樣要贊異那種不顧一切的戰鬥意志。可是要想著以後的戰爭，是比較在薩亞哥沙血染的沙場所實施的，傷亡遠爲減少，因爲游擊隊一般都學會適應地形與特性以從事戰鬥了。由於許多美滿的成功，是應該定出幾項同時代永久適用的戰術原則的。

在那個時候，在薩亞哥沙一切圍攻的原則是失敗的，要說明的就是亞卡 Jago 的民衆，是以那種着眼達成在助攻方面的戰鬥任務。他的地位是法國向起事的阿亞貢地方行進路上唯一良好的隘路，因此亞卡游擊隊在邊境上對強大的法國警備，在山的那邊以一切補助手段施行威脅。當法軍方面逐漸把正規的部隊集中的時候，亞下的指揮官馬榮 Jago 只指揮了一部裝備差得可憐的民團。但是他不僅阻止了敵人過早的突進，而且還能夠衝入法境。（他的民團把法國一切中立的申請當做耳邊風，很遠的衝入法國地境），俘虜人民，拉奪畜羣，并以辛勤的人力阻絕山脈，這比較單只抵抗的力量是遠爲充分與長久。「這次游擊戰重要工作之一，是破壞邊境前方三英里烏爾烏斯 Duros 的法國鐵廠。西班牙人在數量上雖然是少，却很勇敢的攻擊，并且他們的處置是那樣適當，就是他們在敵人集中與能推進之前，突入法軍的步哨綫，破壞了一切，五個倉庫及其他的建築與機器等是被燒燬了，一切的儲藏物品，西班牙人拿來當做他們軍隊豐富的戰利品。并且撤退時能够遲滯敵人的追擊，一直到他們的戰利品得到安全保障的時候。」

像亞卡的民團，解決所負任務的辦法，是能當作以不斷的攻勢實施邊境守備的模範例子。

就這件事的因果，可以列舉出戰術上的經驗，就是在某個地區，嘗試以純粹的抵禦

，以正規的哨兵線阻止敵人（註一），在原則上是不成功的，法國的哨兵想遮斷暴動的民衆，或守備邊境是證明了沒有用處，這件事本來是不用驚奇的，因為打游擊的武裝民衆是具熟悉地形的一切利益。因此他們要偷過警戒線，或在夜間襲擊哨兵，是毫不困難的，就是那些由西班牙正式軍官，適應當時戰術所配置的游擊隊抵抗線，對於法軍嚴重的攻擊，也毫無例外與多大困難的加以擊滅，這種事實是值得注意的。反之：游擊隊是毫無拘束的應用不適合他們實質與戰鬥資材的方式，以自力從事戰鬥，所以是不容易制壓，這就是說：他們是小部隊零星自由的活動，運用各種巧妙的詭計，并主宰了他們家鄉的地形。

在西班牙與法蘭西邊境衝突的時候，精幹而聰明的法國將軍蘇舍特 General Suchet 就花了好幾個星期去制壓游擊隊，一再的開放山峠，并維持向法國稍稍安全的連絡線，因此就有很大的兵力消耗在國境內部的戰鬥，但是在山地裏面小部隊，運輸隊，傳騎，仍舊常常是個數星期不得通過。法軍嘗試着以正規的哨線配備，阻絕邊境，那除使西班牙的正規軍，或進一步使西班牙臨時編組的部隊，不能十分有效的接近外，對於厄泊豈拉得，米苦爾沙亞沙，悠安馬挺以及其無數的游擊司令所率領的游擊隊，是不生效力的，因為這些游擊隊，與那些毫無軍事訓練的亡命的土匪，別無二致。他們使法軍全般作

戰，增加極大的困難，并以對後方連絡線擾亂的行動，使法軍用以達成一次會戰的種種設施。毫無價值。法軍是沒有一個單獨乘騎的軍官，沒有一隊行進或停止的騎兵，沒有一個傳騎是安全的。法軍駐地的附近，自然也同樣的常時受到威脅。雖則他們也可以作一次有效的突擊來排除這些危害，但還是要拉回宿營地，否則也是要被完全包圍的。在周圍一圈都不斷的有游擊戰；從戰爭開始到終了，在山地和丘陵上面，都可以見到戴紅帽子的人。而且那裏發現了這樣一頂紅帽子，法軍也就要打算那裏有一個敵人這些游擊隊一直到馬德里 Madrid 的城門口還在奮鬥，并且他們對「佩貝波特拉斯」，「布特約塞夫」，以及對在皇宮獸苑裏的可惡的王爺，拿破崙的兄弟所行的奇襲，都差不多得到成功。法軍部隊的給養，彈藥的補充，無數傷病兵的後送，都因為游擊隊感受極大的困難，尤其對於那些駐屯軍的士兵，因為這就把西班牙當作地獄。

法軍嘗試以一切殘酷的報復手段克服游擊隊，但僅只更惹起戰鬥的狂熱。像把捉來的游擊隊員釘在他茅屋裏的門板上，非法的拷問俘虜，抓婦小兒與小孩作担保，都沒有用處。把整個地方都變成瓦礫與焦土來消滅游擊隊；可是磨礮的隊伍剛剛轉身在各處山地裏，橫蠻無忌的鳴槍示威的時候，游擊隊又出現了。有許多次以強大的部隊掃蕩之後，還要很吃力的配備固定的守備隊，才能達到目的。在行進的時候，幾個大隊，甚至于



大的部隊，在良好的地形，常常被游擊隊襲擊，而只有費盡氣力才能防禦得了。在評論游擊隊效果的時候，我們還得考慮的就是他們的行動，簡直是沒有整個的計劃，那原來在一邊的西班牙將軍們，與英國的協助部隊，差不多沒有什麼去作間接的支援，如果正規軍的指揮官能更準確的透視了游擊戰的可能性，那無疑的更能得到偉大效果。但是他們不是這樣，他們固執着當時戰術的見解，和狂妄的功名心去實施大會戰，一再的把全國兵力集中起來辛辛苦苦的編成幾個縱隊去反攻敵人，結果差不多照例是全軍覆沒的敗北。唯一的勝利是在拜倫。Bala 一次無防備的戰鬥，這次成功，攝泊勒上校報告我們說并不是好事，這種見解是正確的，因為由于這次倒把以不能勝任的部隊去博取戰功的錯誤心理激動起來了。高級軍官的無知，「完全變成一種狂妄，對於一種現實的哨兵戰，城鎮，村莊，碉堡等防禦之最好的利益與機會他們常常付之等閒，他們不知道在這裏面，可以使部隊保持極大的優勢，以供將來預期的全面反攻之用。他們不知道在這樣的游擊戰，也是可以獲得榮譽的，並且在這時候可以準備野戰，他們只是挺身而出，自己去蠻幹，而他們裏面有許多人，別人是可以叫他做戰爭犧牲者或戰敗者的。」

拿破崙及他的一般高級將領，要從事解決西班牙軍隊，如果沒有游擊隊的障礙，無疑的也會像英國的協助部隊一樣被掃蕩到海裏去，這一點我們今天是能夠看到的，但是在當時威靈統，細爾。阿爾特兒。威勒斯內官府的一般將軍却以為游擊隊絕對是枝葉問

題，討厭的現象，這是值得奇怪的。那末如果西班牙的野戰軍與游擊隊也沒有有計劃的協同動作，那兩方面自然是沒有協定互相支援的，因為「西班牙人是在不斷的人自爲戰。全體國民，在良心上都是前哨，許多小團體剛一組成聯合軍，就要給敵人一個打擊，有時還真面目的硬幹，然後再編成或保持均勢。」攝泊勒上校在這種聰明的記述裏，告訴我們一種事實，這是我們在作游擊戰的評價及其展望的時候，不可忘記的；就是即令在戰術的協同動作上缺乏理解，并確實的由於高級軍官的狂妄而付之等閒，但是站在與法的觀點上講，野戰軍可算是游擊隊的支持者，此外那些在遼廣的海岸，一再的輸送軍需品，武器與彈藥的英國艦隊，雖則是爲了西班牙的正規軍。却也常時給游擊隊拿着了，所以也同樣是游擊隊的支持者。

如果沒有武裝抗戰民衆狂熱的愛好自由，猛烈的從事戰鬥和野戰軍的支持，那游擊戰或者不會成功；當時西班牙人的一種實質的民族特性表示了這是絕對需要的前提，換句話說，就是需要那完全不可思議的刻苦與堅強的精神，當一種「要外國人的命」的狂熱爆發的時候，每個西班牙人都能夠「只要是弄死外國人，都可以整天的不喝水，在火熱的太陽底下支持，所以西班牙人爲了在他們的國境裏實施一種長期的游擊戰，只需要武器與彈藥；他們在這裏找到其他歐洲人所不屑或不知道去找的糧食樹根與漿果都能使

西班牙人滿足，而一把棗子也能使他飽肚子。」攝泊勒上校舉出很好的例子說明了游擊隊這種堅強與刻苦耐勞的精神。有一次某個司令官公開悲痛的表示，只能給他弟兄很壞的口糧，分配一半腐爛的蠶豆，豌豆，一把沒有研過的麥子。但是 個隊員大聲的喊着：「老大！你不要傷心，沒有麵粉，那末我們吃穀子，如果穀子都沒有了，我們啃樹葉！」

西班牙的生活必需品缺乏，倒給游擊隊一種很大的利益，使疲弱的外國人因為缺乏與勞苦而更加衰頹，他們咀咒這赤貧如洗的國家，在這個地方，他們沒有一次吃飽了麵包和飲料。

西班牙地形的特性，所給與游擊隊的利益也不亞於民族的特性。

「在西班牙內部一般的地形，常是很遼闊的平原，而中間却有許多走到附近，還看不見的山谷和凹地來隔斷，這是給游擊隊隱藏和作戰的地方；但是反過來講，有一部份地形，倒是正規軍對游擊隊警戒的好地點。山地一般是荒涼而急峻，但是輕快的西班牙人差不多到處都可以走，他們常常在這裏找到避難所。雖然有很多在冬天裏發水，橫斷山地和平原的小河與森林中的急流，但對於游擊隊却沒有什麼障礙，所有的小溪，甚至於大河，有許多地方，特別是在夏天的時候是可以徒涉的。所以這樣一個地方，就像是

係因為實施長期與廣大的游擊戰而設的。——

所以，一切有利於游擊戰的條件，在西班牙是完備的：

一、游擊隊在自己國境裏作戰。

二、戰爭自行長期的拖延。

三、游擊隊有一種遼闊的戰區去自由活動。

四、有西班牙民族的特性，愛好自由的意志，戰爭的狂熱，特別是吃苦耐勞的精神支持着戰鬥。

五、有很良好地形給游擊隊的便宜。

六、在強有的野戰軍方面，在充分控制海權的英國艦隊方面找着他們的靠背。

我們如果想瞭解一個差不多毫無軍備的民族，在當時也像今天一樣的歐洲大陸最強大軍事力量壓迫之下，得到光榮的勝利，就必須注意到這些最好的條件，很湊巧的撞在一起。就這種成功的偉大，我們也不可以忘記他們所付血肉的犧牲，所解決的種種可怕的附發現象。在寡廉鮮恥的叛逆中發現虛偽的忠誠，在殘忍的強盜心中找着捨身備戰之醜惡的對照。周圍都是卑劣與粗暴。無價血汗的洪流，淹沒了大地，整個的州縣投入火燄的當中，西班牙是跋涉在毀滅的深淵。但是，雖然有這一切的恐怖，而西班牙復興的

榮譽，還是照耀千古的史乘。它戴上了民族自由戰爭勝利的榮冠，突破了橫蠻無忌的壓迫，對西班牙戰鬥的史蹟作單純的研究是一種最有價值的根源，就是在今天也還是很可利用的經驗。

註一：我們現在可以稱爲「持久抵抗」。

游擊賦

## 在德國自由戰爭中的游擊隊

自由戰爭的國民史籍，對於幾個功效卓著的游擊隊，所實施的重要而影響甚大的行動，只作簡單的敘述，或甚於至省略過去，這是非常奇怪的，反之，雖則呂挫吾人 LUZOV 實際的行爲很夠貧乏，而「呂挫吾野人冒險的狩獵」的歌曲，今天還廣泛的流行。義勇軍與游擊戰實施的反對者雖已常時充分的指示這傳聞的無根據，却是很深刻的激動我們童年的心靈。我們要較詳研究黑色獵人的歷史，那從頭到尾都只能夠從義勇軍如何不能樹立與游擊戰無法實施的當中去討消息；這是很很有道理的。但是我們要避免這個，而要去圖別仔細的研究，因為傳聞也有它的價值。總之：在這種場合，成功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理由，因為那時候同呂挫吾義勇軍對付敵人的有可崙甫騎兵上尉，鉄屯布爾恩與馬爾爾茨上校，梯爾曼，鐵爾力特爾與諸崙堡將軍及其他的首領所領導的精幹游擊隊，而他們的成就很明白的證明游擊戰的效果。

這次游擊的經驗，對現在以及將來，都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那時候的戰爭實施，出於意料之外的，是與我們新時代摩托化和機械化部隊，輕快和大範圍機動的戰法一致。一九二四年的法國演習，意大利的大操，尤其是同年英國的秋季演習，給部隊一種任務，這種任務很顯明的要聯想到一九一三與一九一四年的經過與情景。由此對於將來游擊

戰所能產生的結果，在後面還要更詳細的討論。

當時事變的結果，有幾件特別顯著的特徵是值得精細注意的。

自由戰爭開始的一般狀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拿破崙率殘破大軍的餘部像潮水一樣的由俄國撤退。向法國急進，并把德國的司令交給意大利攝政王阿衣根親王 *Louis Eugén* 手。要他由外克塞爾河 *Weihsel* 向阿得爾 *Oder*，由阿得爾退入施泊銳陣地。那些從二月二十七日聯合的普魯士與俄國的軍隊，沒明其妙地在後面慢慢的追着。實際上只有俄國哥薩克指揮官鐵爾力特攝吳將軍，在俄國服務的德國黨人，鐵屯布爾恩上校，培根多爾夫少校所率領的勇敢游擊隊，應該大書特書的，他們一再的突破阿衣根親王所配置的抵抗線，並且由側背威脅着他撤退。

這個游擊隊并不強大；可是他們的行動，因為法國部隊的境遇，因為法國能參加作戰的騎兵缺乏以及居民秘密與公開的幫忙而大大的得到便益。對於他們用以解決任務而難於置信的勇敢事蹟，可以說說他們對柏林的奇襲。以窺其一斑。在二月二十日，鐵爾力特攝吳，鐵屯布爾恩與培根多爾夫三個游擊隊聯合起來，總共差不多有騎兵三千，大炮六門，嘗試着去略取由步兵六千人，大砲四十門所佔領而遠在第一線後方的首都。哥薩克騎兵團已單獨的衝進城內，但是在巷戰中，又被打回來了。後來總控制着城郊。阿衣根親王被逼得調集二萬六千人守備柏林城內及城郊，因此很削弱他前方的抵抗線。等



到後來感受到慢慢接近的俄德聯軍的壓迫，他在三月初就撤退到厄爾泊後面并因此放棄了柏林。當時普魯士軍隊一直到厄爾泊都沒有戰事。

現在俄德聯軍的問題，就是拿破崙是奪取德國所餘的地方抑或是暫時量力加緊開闢萊茵河區與法國北部各省——那時候法國的國境向東是越過了漢堡 Hamurg——石恩火爾斯特別把這種軍事與政治上的活動指示給義勇隊，他就想粉碎這種企圖。他在一八一三年一篇建議書上發表下列的計劃：

「當前在自己的國境內，要到底建立國防軍與國民軍，就是對法國軍事力量所統制的各省，其富於愛國心的部份，也要創設一個中心。爲適應這種目的，是需要編成小的部隊的。在有些地方要派出小而能獨立活動的黨團，使淪陷區域的民衆加入，這就容易的宣揚正義。」

在某個作戰計劃中，他也提出這一點，就是在厄爾泊以左德國各地必須「散佈多數的游擊隊」。

這些游擊隊應該到處推翻親法的政府，喚起當地的民衆加入游擊戰。燃起戰鬥的意志。像石恩火爾斯特所說的，他們必須獨立並不能不與大兵團連繫以從事活動。因此他就打算以每一千五百至二千騎兵，五百至六百徒步的獵兵及六門輕砲，由一半普魯士的，一半俄羅斯的部隊混合的編成。如果想提出游擊隊一些戰鬥方式，那末就可以把石恩

火爾斯特對呂挫吾少校，所下的幾項訓令來做結論。

「游擊隊的步兵支隊（兵力一萬人）主要係阻塞阿伯爾哈爾茨，并對施特拉孫，厄爾賓約特，哈遜菲爾得，朱特堡，色遜及黑茨堡交叉的派出支隊。再立刻派黨徒到愛培克的胡貝，他們是由這裏到胡貝森林，再到微根湖的喜爾斯森林及向勞恩施台普去的石爾佛爾多爾夫。」

規定到索林的步兵支隊是由哈爾茲在夜間越過施芬堡，停留在厄普特地區，白天蔭蔽在森林裏。然後第二天晚上在伏倫施特通過麻田往勞恩堡，這裏是與索林的森林連接，并且是人煙稀少的地方。那必須派黨徒去的施特拉孫是在達恩飛爾得的近傍，跨荷飛勒與伏爾茲敏屯。在索林的支隊必須派便衣隊在沙巴堡的來因哈爾得森林，在施瓦倫堡，在對特莫爾特的利浦市。細衛爾村寨的老百姓是襲擊的好手，并且會以一部份與游擊隊連絡。

游擊騎兵隊（二個連）必須一會兒在洛得海姆或諸廷根地區，一會兒在中間的多特城與色遜。

衛塞爾有徒涉場與多數的渡口。敵人前進與追擊的時候，撤退只有向衛斯特花倫，絕對要避免向後方往石哈遜。退却要化整為零，受各支隊的指導。」

讀者在這裏不可不注意到石恩火爾斯特的錯誤。就是各部份失却大的團結；這是一種基於精神上的缺點，我們只可進一步去瞭解這位偉大的人物。在他那無休息的勞苦生活中，很顯明的是涵有懷戀家鄉，甚至於不自覺的激蕩着思鄉的愁煩，因此他青年時代在熟悉的地形中，關於游擊詳細的訓示，都是偏惑的。在那種環境，這樣去束縛各游擊隊長是不適當的，而各種訓令也就不能實施，那些善於狩獵的細衛爾村寨的民衆，據我知道是沒有與游擊隊連繫的。但是石恩火爾斯特的訓令，在純戰術的觀點上，是有很高的價值，像這位明晰的思想家與勇敢的計劃者是看到游擊戰的可能性的。最有價值的是他在「對游擊支隊的訓令」中所指示的各種戰鬥行動。據我們可憑信的人，威得恩上校所簡單敘述的如下：（註）

註：見威得恩上校着「在德意志自由戰爭中的游擊隊」。

「運動最好是在夜裏，白天裏在森林或偏僻而小的地方休息。隨帶熟悉地形的嚮導。這些嚮導在沒有認爲絕無妨害之前，不可放走，並且利用他們使居民不能確定游擊隊最近行進的目標。在休止時的警戒不是用排哨，而是用小的步哨，三人的斥候與靠得住的當地老百姓。街道的入口也用這種方法監視。用偵探探聽消息。變換駐在的地區，即在同地區之內，也常常變換宿營地。在一個地方總不要逗留一夜以上。下次的宿營地要絕對秘密。離開一個宿營地是不預定時間的，而進入一個地方就要使居民找不住來路。

——派出的各部份要像從各方面調攏來的。不要從大街市與大村鎮裏通過。使居民弄不清自己的兵力；有時公開說是某團大部隊的游擊隊前衛。遇到看着有優弱勢敵人的困難狀況，就指定一個可以再全部集合的地點，從各方面退却。……

「游擊支隊不要同強大的敵人糾纏。一般是襲擊或消滅敵人運輸作戰與生活必需品輻重，行進或休止中的小部隊，俘擄敵人的馬廠或行進中的馬羣，傳騎等。到處騷擾主要的道路使不致安寧。因此就要使老百姓常時在各處監視，使道路上的一切情況都非常明瞭。……」

石恩火爾斯特的訓示并不受時間性的限制，他所寫關於戰鬥方面的材料，我們可以想到在世界大戰的經過中，沿西伯利亞的馬奇施特拉勒與在烏克蘭，在巴爾梯苦與上施內西的戰鬥，以及布特約利的騎兵縱隊通過波蘭，都可以得到印證。

一八一三年有許多游擊戰役是以薄弱的兵力實施的，可是政治上的影響很大，而且很有許多效果，這是石恩火爾斯特的計劃，沒有十分寫出的。例如鐵屯布爾恩攻漢堡，鐵爾力特攝吳與諸恩堡之入漢洛衛爾施，其他如休戰之後，馬爾衛茨對布老恩施外希，鐵爾力特攝吳對卡色爾市所實施的游擊等。

俄普聯軍進入柏林之後，在政治及戰畧上都必須探訪厄爾泊以西各地人民的情緒，

偵察漢堡的情形，尤其要阻塞現在斯塔爾松特的法國將軍莫蘭得往下厄爾泊去的道路。對於最後的一個任務，最好是組織北海各省及威斯特法倫的民衆武力來解決。因此由鐵屯布爾恩上校率領騎兵約一千五百人與大砲二門向漢堡突進。這個游擊隊首次的成功就是陷落萊茵堡的麥克倫堡，並且收編了麥克倫堡的警備營。同時聽到麥克倫堡市民的代表說法軍已由斯塔爾松特退却，並企圖越下厄爾泊後撤。這即令以最大的速度，也未不及去妨害法軍的撤退了，法軍是完全不用炮兵的掩護，撤到厄爾泊河的左岸。

五月十八日，鐵屯布爾恩游擊隊在歡呼中被迎進漢堡。這個爲當時大陸最富與最大的商業城市之克復，對於其他被壓迫民族的自由意志，是一種強烈的刺激，漢堡雖統治上有所考慮，而依據鐵屯布爾恩的要求，已完全脫離法國，恢復了老的憲法。呂貝克也在第二天加入，並開始編組漢恩塞式的民軍。可惜的是在這個軍事興趣稀少的商業城市，沒有普遍的發動民衆的武力。根本的原因就是議會的先生們對這個最後的辦法，對城市一切資源的動員與民衆的武裝有點害怕。這次政治上沒有得到圓滿的結果鐵屯布爾恩也是要負責任的。他偏向漢堡市的議員們，而沒有喚起民衆本身。有所有權與特權的人一般是因恐怖而放棄他果斷的決心，這是我們在西班牙暴動所看到的一種事實。這次也是同樣的情形。漢堡的執政者把自由當作皇帝所送的禮物，而躊躇滿志的感激淋漓。但是對他們嚴重的任務，却閉上子眼睛。因此他們在良心上對艱苦的命运是負有罪過的，

以後被達瓦斯特再攻入城市之後，就即刻更澈底的，特別嚴密的佔領了。

但是，俄普聯軍的成果，無論如何都是著大的。在厄爾泊以右整個遼闊的區域及其豐富的資源再不能為拿破崙所用，而德意志的糧食物了。因為佔領了漢堡，就開放通海口的道路，英國供給的武器就像潮一樣的湧進來。在下厄爾泊以左地區的民衆就自動的暴動。有人說鐵屯布爾恩沒有完成解散漢堡的任務，但是其威力所播，却震撼了一直到萊茵河畔的法軍，並不限定是警戒其所佔領的區域。他由漢堡對厄爾泊以左地域所行的號召，以及幾個小部隊的突擊，在許多地方都引起了小的暴動，但是那時候的德國民衆不像西班牙人。他們數百年來習屬於帝王貴族的淫威之下，如果沒有正規軍的支援和指導，他們是沒有力量去妨害法國自四月開始的進軍的。但是「勇敢的呂勒堡」這一段富有抵抗意志的著名史蹟，却不可忘記。該地的民衆，當著魯士及俄羅斯的游擊隊出現的時候，就立刻搗毀了法國的機關，由前任漢洛衛的中校厄斯多爾夫組織一隊民軍。這個成立不久的部隊也降伏了法國一小隊騎兵。四月一日法國莫蘭特將軍又以遠為優勢的兵力佔領呂勒堡。他鎗斃了幾個担任防衛城市的勇敢的市民，其餘都抓起關在牢裏。但是民衆抵抗的意志并不因此消沉，在四月二日鐵爾力特攝與諸恩堡游擊隊就向呂勒堡進攻，幸得當地民衆實際而有效的協助，得與法軍以殲滅的打擊。莫蘭特將軍陣亡。呂勒堡的民軍俘虜了二千多人和十二門大砲，並且救護了厄爾泊後方的志願騎兵隊。

在德國北部，在民衆武力的堅決支援和指導之下，也能達成類似的成果。那引起六月四日停戰的激烈的反攻，只達到成功標準的一半，可惜人們就引以爲滿足了。拿破崙的再度增強，因石恩火爾斯特計劃傾注全力的實施，無疑的是能夠加以妨害，然在獲得最後勝利之前，在其後戰爭過程中，當然還有慘重的血肉犧牲。這種不徹底，怠忽和觀念錯誤的原因，無疑的是政治措施的阻碍，像前面所說過的，那舊的政府，根本沒有想到是自由戰爭，却以爲是適可而止救濟目前的作戰，他們沒有勇氣，所以不想去發動自由的怒潮，其實時期已經成熟，民衆的武力亦可因此而精神抖擻，而在一八一三年春季，拿破崙損失正大的時候，滿可以所向無敵的掃蕩法國的軍隊。一種國民戰爭是要求整個而不顧一切的堅決的勇氣中途妥協實足以鼓舞敵人，並奪來國民財產與血肉毫無代價的慘重犧牲。如果說一八一三年不徹底並沒有造成不利的結果，那只能歸功於俄國有力的援助。當時那些眼光犀利，精神飽滿與勇氣百倍的指揮官以怎樣一種情緒治好這樣有力的幫助了德意志軍隊，那必須省略他們的計劃和大方略，而列舉多數的事實。

但是，現在我們回憶一段很樂意的事蹟，這給我們很豐富的經驗，此外其實施方法之新鮮和果決，都可以欣舞每個軍人的心靈，這就是騎兵上尉可崙甫所領導的游擊戰，他帶了九十二名騎兵，色西細鎮的在佛格特蘭得很有力的擾亂敵人兵站區域達五星期之久，因此在戰鬥的正面，無疑的覺得減輕負擔子。可崙甫在很嚴重的

狀況中，決定了他行動的計劃。俄德聯軍五月二十一日在大諾爾鎮失利之後，看到要被迫退却了。拿破崙是渡到厄爾泊河來追他們。據可崙甫事後的描述，說當時深深感覺到熱望的自由戰爭，發端甚為不祥。在五月八日，他在買遜帳幕露營的燈火之下，想着軍隊未來的惡運，忽生一個冒險的念頭，就是對敵人正面背後襲擊，或可和緩這嚴重的局面，後來他這樣寫着：「這個辦法像是可行的，命我的獵兵隊渡過厄爾泊河向瑞士色西細鎮挺進，上厄爾茨山背，沿波米辰的邊境，盡可能的秘匿進入奧爾河地區，達到佛格特蘭得，然後下山對沙勒前進，在河汶中，在阿爾拉與羅大派出哨兵，并由此擾亂各方面的道路，這些道路都是由南德意志與由萊茵河至買恩茨間導向厄爾泊的。」

格萊色勞得到布留緝爾的同意，實行可崙甫的計劃。可是布留緝爾讓他走的時候最後說了這樣的話：「如果他是願意死，那末就讓他去吧！」而且沒有准他率領全部人員，只准挑選了二個中尉，六個獵兵伍長，七十六個乘馬的獵兵和十一個輕騎兵由他帶去。

司崙甫在五月九日的夜間，用一個渡船渡過厄爾泊河，渡過之後就把那渡船沉在河裏，然後帶着這一小队人馬很幸苦的潛行通過皇帝石與施特羅彭要塞間的法軍前哨線，在天大亮的時候，到達厄爾茨山波米辰的邊境。現在這個老遠沿着邊境去狙擊敵人兵站區域的計劃，必須加以變更，因為可崙甫已一再的撞到敵人的搜兵和騎兵斥候，結果色



西細鎮與波米辰交界區域都被嚴密的監視。因此他離開這個邊界，一直向北往帝波爾帝斯森林。行軍在原則上只能夜間實施；在白天就掩蔽在森林和小村落裏面。給養一般是在中午的時候由獵兵自造，如果在村莊裏老百姓吃完了飯，就徵發一點。雖然實際上是敵人勢力範圍內行進——色西細鎮與土靈根都屬於萊茵聯邦——可是可崙甫還是得到居民很友誼而有力的幫助。他們供給的食糧和馬料，總比所要求的多，他們預報敵人都隊的行動，指示有利的攻擊目標，凡有利於游擊隊！他們什麼都去幹，雖然如此，可崙甫還是很留神的，他的企圖與他的行進目標，就是對自己的部隊，也是很注意的保持秘密。原則上在警戒勤務中任何的怠忽！都嚴格的矯正。只有這樣的謹慎與非常緊張的指揮，才能有這次游擊的成功。可崙甫對這上面很嚴重的說過：「軍紀與訓練對於游擊隊是特別重要的，而且他知道要求命令的澈底，必須有高尙的人格，在六天疲勞的夜行軍之後，這個游擊隊到達來欣河地區，由這裏就預備向拿破崙的後方連絡線開始行動。在五月十七日與十九日就已經捉了許多前線旅行的軍官。這些以及後來捕捉的許多俘虜是不能帶走的可崙甫只要他們正式的宣誓，就把他們放走，但是他因此受了很大的騙。在這第一次襲擊之後不久，在五月二十日，可崙甫就在厄拉，耶拉與沙爾原野之間道路網附近活躍了。在新城附近的小山林，給他們許多避難的地方，他們在那裏逗留得很久，并且獲得很好的成果。關於這方面，在我們繼續敘述之前，我們可以看看可崙甫自

己所寫的關於行軍及宿營的警戒是怎樣的：

「在行軍的時候，很少派出前衛和後衛，僅只派出兩個搜兵，同時向前并向後派出連絡兵，左右各派出一組斥候，其餘就集合着行進。這樣我起初是爲着避免部隊的分割，並在情況尚未明瞭之前隨時掌握部隊，以後就得到事實上的證明，這樣是能夠最妥善的實施瞬間所下的決心的。」

在夜間我離開部隊在搜兵附近行進，以便使行軍騷音不致妨害聽覺；白天我常是親自到道路附近的高地，以資展望。」

在休止中是不配備排哨的，只派出衛兵，這就是說在宿營地的附近，派出乘馬的單哨。

「本隊停留的處所，我總是選擇有森林而制高的地點，這是要能展望整個地區的。」

「我最大的保險是在夜間行軍並時常變換宿營地。前者使能夠盡可能的長時間不被發覺。後者使我們的宿營地更永遠是不可捉摸。」

可崙甫從來不在一個地方停留過八至十個鐘頭，而且如果敵人「得到消息對他有什麼行動的時候，他就再不停留了。」

五月二十三日，可崙甫聽到有敵人的騎兵隊，分兩排駐紮在兩個寨在近傍村莊裏面。這個游擊隊就在夜間突然接近，襲擊其中的一個村莊。法國的指揮官在驚愕之下，使自己警戒疏忽的部隊應付這個襲擊，一直到他看到他的甲騎兵一個一個的被俘虜了帶走。五月二十五日，可崙甫襲擊了一個由耶拉來的輸送隊，掩護隊是潰散或是被捕捉並擄獲了十二車的被服和糧秣。他把所有的物品都分給附近村莊裏的民衆。破壞了車輛又掩蔽在一個偏僻的森林裏面面，在其他的小襲擊之外，五月二十七日，又有一次大的成功，就是這就够作爲這次派遣游擊隊的代價了。

可崙甫在茨衛考的兵站線上攻擊法剛一個開到前線去的大的砲兵縱隊與彈藥輜重。他的騎兵出其不意的突過掩護隊，施行奇襲，擊潰法國一個前來馳援的騎兵隊，以後費去六個鐘頭破壞全部的擄獲品。附近成千開聲而集的民衆，歡呼雷動的，與以協助。十八門加農砲，六門榴彈砲，三十六輛裝滿了的彈藥車，四個儲備砲車，幾個特種車輛，總共是七十二輛車與三百九十八匹馬都擄獲了掩護隊的六個軍官與三百人都被俘虜。這一個不到一百戰鬥兵的游擊隊，却只有一個陣亡，七個輕傷。

這個游擊隊的其他經過，與在阿拉雷恩得同呂挫吾義勇軍的合作，幾次小的成功對於這個大襲擊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但是，還應該敘述的就是六月四日的停戰，可崙甫是在六月八日接到法軍的通告，以致這位卓越的指揮官，所策定的一個更勇敢更遠大的計

劃——橫斷南德意志向奧格斯堡，破壞敵人的一個大炮廠——歸於泡影。他這次行動，考慮得非常完善，差不多保證可以成功。停戰一宣佈，一切的計劃都完了。後來因為敵人違背約言的嚴重壓迫，可崙甫才辛辛苦苦，到達厄爾泊河。只有他緊張而優越的指揮，一直到最後的瞬間，都庇佑着呂挫吾人軍隊不致陷於悲慘的命運。——在其他的會戰中，可崙甫還會以較這多二倍的兵力，在敗退敵人的正面後方，實施有效的游擊。（註）

（註）克爾西拉德將軍所公佈的。

可崙甫的行動，可以當作對敵人後方連絡纜游擊的一種模範，他這種良好的結果要歸功於希留攝爾的節省兵力，極力縮小部隊的編組，因此而容易利用掩蔽；此外就是可崙甫善於在敵人的兵站區域，潛行運動，在敵人意料所不及的地方，施行奇襲；最後就是也能夠充分得到民衆的協助，這次成功是偉大的。在三條重要的道路，在最重要的時期中，使拿破崙野戰軍的補給，臻於涸竭。並必須以強大的兵力担任警戒（註一），此外可崙甫還能累次以很有價值的消息供給軍司令部（註二，就政治的立場看，可崙甫的出現是影響官府，而其富有效果的戰鬥，特別鼓舞了懷念祖國的人民。

（註一）厄爾佛爾特司令官命令，如無一千至一千五百人任掩護，則補給帶重部隊不可行進。

（註二可崙甫的一個通報：「自從我們停止在這個地方，就不斷的有部隊在道路上行進，這些部隊是由許多騎兵組成，但是，完全是新訓練的部隊，行動頗見得是拙劣。」）

可崙甫的游擊，是出乎石恩火爾斯特原始計劃的游擊隊任務範圍之外，直接的影響到主要方面的戰鬥。同樣的在其後作戰過程中，薄弱的游擊部隊，即令沒有這樣熾盛的成果，可是敵人由於後方聯絡線的受威脅，在其後方過度的牽制了強大的兵力，因此減輕了自己正面的負擔；例如在萊浦豈西會戰的黑爾衛游擊隊，梯爾曼的團隊，在哈格山會戰的鐵爾力特攝吳游擊隊，都會以這樣的方式，發生效力。

再以在敵人佔領的後方地區發動民衆武力爲目的，而遠向前方突進，例如鐵屯希爾恩之向下厄爾泊，褚恩堡之向呂勒堡出動的方式，在停戰之後，還有許多次是成功的。他們是指向着一敵人最感痛苦的地方。而在這些地方，至少是動搖了敵人官廳的威信，使拿破命所佈置的一切資材與人員補充的措施，受到消極的抵抗，一般甚至於是不能實施。例如鐵爾力特攝吳向下塞爾市，馬爾衛茨上校向布奧恩施外西，都以這種方式，發生極大的效果。

在德國自由戰爭中的游擊隊

拿破侖對這些在兵站區域的盜匪，其憤怒的增加自可想而知，他們都在籌劃以某種簡易的手段，達成掃蕩的目的。雖然第一線的狀況給他很大的牽制，但是總壓迫着他要一再的從事兵站區域游擊隊的制壓，而給與詳細的命令並使用強大的兵力。對他特別危險的，是他必須以在前綫一般感覺缺乏的大騎兵部隊，參加任兵站綫的警戒。在他爲對游擊隊戰鬥，給與各將領的訓示是露出了獅子最後的爪牙！很明顯的就是他不得已而限制各要塞各衛戍司令官，只能施行純粹的抵禦。以有戰鬥力的護送部隊担任兵站輜重的直接警戒，也是不中用的。在最嚴重的時期，他渴望着以他特有的戰鬪經驗打擊游擊隊，這就是以兵力編組不同的機動部隊，不辭勞苦的時刻荷槍實彈，使能出其不意的出擊。拿破侖在九月十二日給勒菲希銳將軍的命令，與九月二十五日的指導是確立了對游擊隊戰鬥的原則，這在今天還是值得注意的：

「……守備四個兵站地！每個是步兵 千五百人與加農砲四門，這樣就呆板的是步兵六千人配大炮十六門。這對我們兵站綫的警備是沒有用處的。敵人可以離開兵站地二或三英里的地方來攻擊輜重部隊。只有美爾塞堡是必須永遠佔領的……這裏有一千五百人就能夠對一個全軍固守一月之久，哈勒，外遜菲爾斯與洛恩堡應以由步兵，騎兵，炮兵混合編成的縱隊，來游動的警戒。」

「我的企圖是廢止經常兵站守備的組織，祇有萊浦登西留下這樣的一個，其餘是以

游動縱隊的組織來代替，這樣就能按照所警備的道路區間之重要性，來彼此協作。這種組織的好處，就是能按照情況的需要，忽而在哈勒，忽而在外遜菲爾斯，忽而在洛恩堡，第二天又可以完全在其他一個地方出現。這是掃蕩兵站區域的唯一方法，並能保障在該地區內運動的自由。

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命令續有所訓示：「你們要注意督責斥候，免得他們粗疏大意，而在夜間跑到村子裏去睡覺。」

在拿破崙的一切命令中都一再的表示需要極力發揮機動，奇襲，詭詐與決斷的效力，并以特有的武器打擊敵人，這在游擊戰，更須加以注意。

拿破崙對武裝的指導以及石思火爾斯特對攻勢游擊戰的訓示都包含着真理，這無論是在今天或是將來都是值得注意的。

游  
擊  
戰



「抗戰到底！」——法國一八七〇——七一年的口號

我們研究一八一三年德國游擊史蹟的時候，關於游擊戰幾項必要而不可少的前提，以及其效力所及的範圍，都立刻得到一種啓示。我們可以確定，單是靠戰鬥部隊戰術上的成果與軍人的技能，是不能夠像西班牙一樣，把游擊戰實施到最高峯的，西班牙的民兵戰鬥是有它的特性，並且具有優良的環境，所以能像一種烈性的強酸，把敵人的利劍，腐蝕到鋒鏃鈍挫。在許多狀況之中，游擊戰是戰術上優越的戰鬥方式，它能夠在有利的助成，保障，甚至於支撐一個大的作戰——如果它擴展成爲國民戰爭，那就有重大的意義了。這個時候，羣衆的發動，國民精神正確的操縱，人民戰鬥意志的增強是必要而不可少的先決條件。這是一種術，這在西班牙暴動的時候，曾把萎靡的精神，激動至於奏效，我們現在通常用平時的言語，稱之爲宣傳。技巧而有力的宣傳。是很有成效的，但是要由有軍事才能的人自身掌握着戰鬥實際的指揮，他們以必備的勇氣，根據真正客觀事實的觀點來策定戰鬥的方式，與戰鬥的目標。又只果國民戰爭專以游擊戰的方式實施，那就更需要特別緊張的行動。在一八七〇年，由法國的「國民防禦指導」以很技巧的宣傳激動民衆，高呼「抗戰到底」，但是沒有永續的效果，因爲他們缺乏這種緊張的

行動，與才能充實的下級幹部。而在殲滅可惡的侵略者之崇高意志上言，是很夠的，又當時法國操縱羣衆的措施，就是在今日也可以說是很巧妙，並且有注意的價值。十月十四日甘貝塔在旅行中所發出的著名的檄文，就有極大的宣傳效力。

他在檄文裏面描述首府巴黎之英勇的抵抗，然後接着說：「我們所處的狀況，要求一種鉅大的犧牲，你們必須離開他的一切，現在有艱鉅的責任要交給你們：戰爭，戰鬥一直到憑刀子幹！停止其他一切的活動。我毫不容辭的要運用一切成熟的力量，不顧一切的補助我們形勢的缺陷，什麼困難與阻碍，都妨害不了我……人們所不可缺少的，就是一個決心，這在以前是感覺到不夠，而我們所策定的計畫，能否有力的實施，就以這種決心來決定的……」。

在可恥的色旦要塞開城之後，直到現在我們連武器也感覺缺乏，但是，我們現在訂定了採購的條約，其目的就是在獲得世界上一切可得使用的武器——我們必須開發一切本國無藏藏的資源，激勵我國國民胆怯的心理，根除愚蠢的恐德病，到處發動游擊戰爭，給敵人種種意想不到的襲擊與抵抗，我們安排好陷罪，使他向前便滿途荆棘，背函是遍地烽煙，結果是惹起國民戰爭。——

在共和國成立之後，我們有許多年青活躍的指揮官，上帝恐怕不會再保佑敵人吧！秋雨就會給他重大的損失，我們要堅強鞏固我們的首都，使普魯士人今後更要遠離他們

的家鄉，因我們到處不斷的發動民衆，各地都會不得安寧，因我們的武器時刻可加以狙擊，因爲飢餓，因爲天候的不良，現在都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疲弱。

不會的！從今以後，法蘭西之神再不能不保佑我們了！一個偉大的民族讓五十萬的侵略者獲得他們的地位，世界上再不能有這樣的事情！我們全體民衆都要動員起來！我們寧可死我們不能忍受瓜分的羞恥！」

甘貝塔擊動了民族的警鐘，全國各地都發出關於戰爭的反響。「誰來攻擊法蘭西，誰就要在我們的糞堆裏喘他最後一口氣！每個樹梢都會掛着一個德國人！不要猶疑，我們要洗刷這種汚辱！」（註一）——在你們的前面和後面，都給牠燃燒起來，燒成一片焦土！火燄與瘟疫都降臨到那些貪慾而流浪的人羣！他們會在飢餓之前毀滅！我們在灌木叢林裏戰鬥，抵抗，狙擊，包圍着他們！我們有的是滿腔無厭的殺意！」（註二）——把大石頭向他們滾去！把街市破壞來實施巷戰！把犁頭變成斧頭，把用頂掘成散兵壕，你們手裏抓着什麼，就用什麼去戰鬥！……這裏弄得不安寧，那裏又被射倒，游擊的戰士，利用着障礙與黑暗，像蛇一樣的潛行通過山嶽，滑走，爬行去狙擊，奇襲，破壞……」（註三）這些詞句都寫在當時法蘭西民族鬥創作的詩集裏面。當然這在我們是很真實的，而沒聽過這種音調的老先生們自覺得可笑，甚至於覺得太輕侮，但是，不能否認的，就是它却深深的煽動了法蘭西人民的心靈。

「抗戰到底！」——法國一八七〇——七一年的口號

註一：見巴黎雜誌。

註二：拉考山得詩集。

註三：見衛卡突爾。荷果。

對於甘貝塔檄文之官廳的措施，大部份是靠夫銳細內特的輔助，這顯示着對國民戰爭的必要性有特別明確的理解。

在所有被德國軍隊威脅的省區，共同組織防禦委員會。這個會是在指揮的將領範圍中，每五個會員推舉一個最資深的做議長。除工兵，炮兵與參謀軍官之外，還有交通，道路建築工程師和一個鑛務官，這些人員對於籌劃與實施破壞和修繕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委員會對於一切能妨害敵人的措施，有執行的全權，對於本國的人民也有施行一切必要緊急處置的權力。

爲貫徹政府的企圖，所以把一切下層機關都屬於委員會。於是可得特阿爾省區地方長官（第鋪）在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頒佈一道訓令，要求他所屬的地方幹部：

「凡是有準備，有決心的人們，現在必須要做的，就是要把繼續前來壓迫的敵人趕回去，要把每個隘路，每座橋樑，每條小道都阻絕起來，阻止敵人的前進。」——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再宣示法蘭西土民兵戰爭的任務：

「國家並不要求你們聯合成大的集團，堂堂正正的與敵人對抗，只希望你們每三個

或四個有決心的人們組成一個小團體出去，找到一個自身沒有危險而能夠射殺德國人的位置埋伏起來……我對於這種人都有獎賞，并且把他們英勇的行爲，在官報上公佈。

十月二十日，阿爾得倫省長官對於奧美茲要塞協同動作的保障，有下列的處置：

「你們就以要塞作支撐！我不要求你們作正規的戰鬥，因為那是軍隊的事情。我所要求的，是游擊戰，這就能給敵大野戰軍以繁重的負擔。」

在發現敵人接近第一個徵候的時候，意志堅決的人們，就趕快跑到森林裏去。他們應該在那裏，集結陰蔽起來彼此商量，把所負的與敵交戰的任務，彼此分配，這時候，每個地方團體都自行戰鬥，但却都要彼此支援，這個莊子要援助那個莊子，這個人要援助那個人。——

在德軍徵發之後，他們可以埋伏在敵人的後面，這時候他們可以找到機會，扼住他的咽喉，

人家給我證明，說有一些人把我們的行動報告敵人。如果真有這種胆小而害怕敵人報復的，不懂事的東西，那馬上可以來報告，這種人在軍法會審之前就是屬於漢奸，叛逆。——

關於游擊戰的方式，貝山索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曾對各地方機關頒布下列值得注意

「抗戰到底！」——法國一八七〇——七一年的口號

四五

的訓令：

「在敵人接近的時候，凡有關各團體所組織的武裝人民自衛隊就要離開他們的住地，到森林或山地裏面去，並由那裏出來到城市或村落的附近實施游擊戰。這些武裝的住民和那些非武裝的，只能在夜暗的掩護之下交通。到處都利用森林或山地的蔭蔽，按需要密藏三天到四天的生活必需品，並在那裏配置武裝兵掩護。畜類也是一樣要離開敵人，趕到蔭蔽的地方去，或者趕到敵人抓不到的地方。……」

年輕的，還不能夠背槍的那些人，就去做便衣偵探，或者給派出去的人民自衛隊背乾糧，或者參加道路的破壞與防禦工事的構築……

鄰近的地方團體，其武裝部份為求行動的一致，必須互相協商，關於敵人接近的消息，要用烽火組織統一起來。每個地方和每個派出的人民自衛部隊都要派出坐探。如果報告敵人接近，他們就可以從預先找好的蔭蔽地射擊，假使不是一個特別強大的敵人，就不必行真面目的戰鬥。」

那時候還有許多專門軍事家發表他們的高見；兒殘的殲滅計劃與戰爭的呼聲，像夏夜的蛙聲一樣，響激了全國。如果那一部份根本特別明瞭的思想與建議，不能得到較為良好的影響，那就只有馬上引起「可怕的摩擦」（註）這是戰爭的一個因素，有了這就無法計算，并急遽而嚴酷的妨害英勇思潮的向上。例如一位得巴亞奎先生在一八七〇年

十月三日的一段詳細的回憶錄裏面，有一個原則上非常正確的建議，就是把甘貝塔所要求的「國民的抵抗」，改爲「國民的攻擊」。他想在一個夜裏把在巴黎前方德國軍隊的後方連絡線，長約九百公里上的橋樑和隧道，全部破壞，在同一夜裏襲擊所有的兵站地，并虐殺其各地的守備兵！「一晚就可以把所有的普魯士殺光！」他以無可非議的精度理解，大聲急呼的要把動員的自衛隊，編組成大的部隊，並實施正堂堂的會戰。再指定更多的富源擊隊，在精練的指揮之下，在敵人的後方實施游擊戰。「二萬人（疎散廣闊的配置！）在德國人的後面，比較二十萬人在巴黎還有價值。」這篇回憶錄的結論，附帶有一個迫切的要求，就是說要培養法蘭西的自由之花，需以「一百萬普魯士的尸骸」作肥料！這種「秘密文件」冒險的思想，因爲個人的不幸而未能實行，可是這不可含默的。他確實倒霉，落在毫無遠見的拜耳人手里，把他捉到送到德國，因此他野戰軍的進路弄得一個不好的收場。

註：克勞色維茲語。

像得巴亞奎先生這樣坦率的硬幹，是不完全適合「抵抗一直到憑刀子幹」的方策的。這種方策，雖然實施的辦法不熟練而有許多嚴重困難，但是因爲一般的思想與處置是不错的，所以能妨害德國的軍隊。阻止并遲滯德國攻勢的作戰，甚至於有時候還公然攪亂最高統帥部的企圖。爲了鎮壓法國士民的搗亂，後方運輸路線的警戒與後方地區的整

「抗戰到底！」——法國一八七〇——七一年的口號

四七

理，必須使用強大的兵力，到戰爭的末期，差不多有四桿槍在前線部隊，就總要有一桿槍在守備的部隊；輜重部隊等。這還不是精確的計算。還有游擊戰的損失，陣亡總在一千以上，負傷與失跡者更不可勝數。

法國士民在內地以無數小的襲擊，造成一種普遍不安的狀態。這在每天的公報上都發表這可怕而殘酷的游擊戰爭消息，「我們的游擊戰對普魯士人是有非常的效果，因為每個叢樹都會藏着一個槍兵，每個森林都埋伏有決心戰鬥一直到拚刀子的游擊隊員。每個村莊都能當堡壘一樣的抵抗，並且各地戰鬥員的數量，都不斷自動的在增加。」這當然也有點是講大話，但是法國士民的戰爭，給德軍極大的負擔，是毫無疑義的。

許多大的行動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這決不是僥倖，這種特別著大的成功，是以軍事的行動，甚至一部份是由分得很小而紀律却是很嚴的部隊實施的。

最多的是在道路上襲擊給養和彈藥縱列，現金運輸隊，俘虜隊，甚至於還襲擊行進中的部隊。

如果行進中的部隊警戒疏忽。或僅只希圖防禦的時候，他們就可以有所成就。反之，如果很迅速的轉過頭來決心迎擊，對埋伏襲擊的主力所在，施行猛烈的攻擊，那末，游擊隊一般是要失敗的。像那些缺少先見之明，沒有決心的指揮，畏縮而紀律廢弛的部隊，要想在游擊戰成功；那很少如意的例子，現在敘述一個戰北的故事，就是有半個後



備兵連，開到施得拉駐紮，給一個在數量上並不優勢的游擊隊逼入莫特墨得要塞。

這半個連大概有九十名，行軍警戒是只派出一個班，這班人只派出三個兵當斥候，其餘就在一起行進。在很隔絕與蔭蔽的地形中行進時，沒有派出側衛。行進路的左邊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綿互着佛銳得。得衛銳林緣，這不必講，要整個的施行搜索，是不可能的。

部隊及其指揮官都沒有稍遠的注意到一種襲擊的可能性。像威得恩上校報告所記載的，他們完全是粗疏大意，閉着眼睛瞎撞，在下午四點鐘左右，當先頭離開巴龍不到二公里半的時候，突然停止下來，有一個兵跑回向乘馬在先頭行進的連長報告：「有很多拿着槍的法國人，在我們前面道傍壕溝裏！」那些斥候兵也不注意到射擊，在後面跟進任警戒的班仍然沒有動作，只糊糊塗塗的向前面走去。

現在連長才騎馬趕上去，命令裝子彈。最前面的那一班，還來不及執行這個命令，於是遭受前面高地約百數槍火猛烈的襲擊。跟接不久，敵人就遠遠的彎過來，像鉗子一樣從兩翼包圍攻擊，再林緣方面也有槍打過來。

連長趕到前面任行軍警戒的班上以後，其餘就完全弄得莫明其妙。現在連長處理以後的事變，就完全靠他那匹胆小的馬子（註一）可是他並沒有快馬加鞭像發瘋一樣的快跑，而是牽着他在路上走回連部。他在那裏下令展開。那最前的一班，却給敵人完

全出於意料之外的遮斷射擊弄得狼狽不堪，他們來不及裝子彈，只顧躲到道傍壕溝裏去。跟的一班，甚至還退到後面幾百公尺的一道土硬後面，連長想用「停止」的號音，制止他們的慌亂，可是不幸得很，號兵剛把號接到嘴上就被打死了。法國人在熾盛的火力之下逼近威脅，並包圍連長所掌握的那班人，於是這一班人也開始撤退，連長只好跟著一道。馬也騎不上了（註二）。可是他現在還應該執行他的職責，騎着那匹跳皮劣馬在路上跑回去。結果他下腹給馬踢了一下，以致失却知覺，一直到法國兵抓到他的時候，才恢復過來。

註一；他的「戰術機動性」，顯見得是很激劇的。

註二；據法國的戰鬥報告說：「他很龐大！」

第二個資格——老的軍官帶了二十個人，跑到隱蔽的林緣，在那裏發出熾盛的槍火，才能把連之餘部從敵人手裏解救出來。這時候連長同二十四個弟兄還是落在法國人的手裏。連連的全般損失總計軍官一員，士兵三十七名，佔全兵力三分之一強。鐵背包的車子，因為馬驚跑了。所以也給敵人虜獲。法國人是簡直沒有損失。

由這件事情就很明白的顯示一個部隊，如果沒有特別的遠見與不顧一切的勇氣，是怎樣的會造成不幸的狀況。在不意與敵衝突的時候，如果猶疑不決的退避，在敵火下退却，那沒有一次能夠避免一種流血的慘敗。再進入掩蔽與開始射擊通常是躊躇莫決的，

反之如果迅速果決的反攻，尤其在陰蔽的地形，敵人逼得很近的時候，這樣差不多都是適當的。這時指揮官必須做到的，就是某種恐慌還未影响到部隊之前，即刻把部隊拉上來實施攻擊。尤其對於游擊隊，這種方式差不多總是成功，像在法國上民戰爭時，德國部隊許多次抵禦成功，就可以證明。在這方面有許多同樣的事實，現在暫舉出一樁做例子，這就是一個幅重隊遭受一個優勢游擊隊的襲擊，因為有果敢的決心，終於把敵人擊退，這可謂一種模範的行動。

一八七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威得盛軍團的一個幅重車輛縱隊，向但披銳行進。這一共有二百二十個車輛，而只由一個騎兵上尉，帶着三十八個騎兵護送，這位報告員巴地的輕騎兵中尉巴塞曼也同在一道，在差不多四公里長的車輛縱隊前面，派有十四個輕騎兵作為尖兵，巴塞曼中尉就帶着幾個騎兵在第一輛車子附近。車上就坐三個病癒歸隊的徒步兵，在幸運的是在他們裏面有一鼓手，以後他建了偉大的功。這個縱隊正好到達島卜斯與阿格龍中間的分水界，在這個亂山而長着濃密矮叢林的地形。是最適於襲擊、關於這方面，巴塞曼中尉在他的日記本裏面，有如下的記述：

「縱隊的尖兵，剛好下山坡的時候，遇着一條岔路，突然由矮樹林裏面打出一排槍。法國人讓尖兵安靜的通過，向我們車輛縱隊的先頭狙擊。三個馬都受了致命傷倒地了。一個在我傍邊行進的普魯士下士班長，兩個手都帶了彩，這當然是想狙擊我的。我即

「抗戰到底！」

法國一八七〇——七一年的口號

五一

刻跳下馬來，把第一個車子拉轉過來，使他橫在路上。然後援救那個壓在馬下的號兵爬出來，要他吹集合號。同時我的騎兵都一齊下馬，向那些在樹林裏還看不出來的法國人射擊。敵人的槍火再沒有給我們什麼損害，因為他們只佔了岔路的一角，而給橫在路上的車子遮住，再看不到什麼了。

當我把那些拿着由法國鹵獲的槍的車夫，在第一輛車子後面集會之後，我就命鼓手擂鼓，大聲喊殺的向法國人衝去。他們招架不住我們的攻擊，砍倒了一個，抓住五個，其餘都慌亂的四散奔逃……俘虜一部份是格爾巴的斯軍的，一部份是法國的土匪。後者是立刻就槍斃了。以後我就以散兵行的隊形，橫斷通過了森林。』

逃散的那些法國人，很不幸的在森林裏還與一個獵兵連遭遇，這個連是聽到槍聲的警號起來的。但是敵人的主力，大概有兩個連左右，還是逃到密林裏去了。——

此外巴塞曼還報告說有許多車子在衝突後不久，都橫倒在道旁的溝裏。就這個事件，也就可以看出騾馬挽曳縱隊對於這樣伏兵的襲擊，是怎樣特別容易驚動了。

這個青年軍官的行動，是可以做模範的。他證明了在游擊戰中，一個不顧一切，迅捷果敢的人，是能獲得驚人的成功，以及在不意與敵衝突時，要能抓住了行動的原則。當然法國人的行動不熟練，也足以使他的抵禦實施容易；但是，如果在一個畏縮的指揮官之下，對這股一種優勢的敵人戰鬥，恐怕結果是很兇惡的。

在戰爭的過程中，在德國正面的後方對各個駐地，步哨與衛兵的襲擊是不可勝數。甚至於很堅強的兵站地都被襲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施得拉；卡梯龍索爾柴恩，與格松與趙討。比萊恩的行動，其中只有對趙討。比來恩的一次，因為守備隊警戒嚴密，沒有成功，這我們在下節還要講到的。一個相當著名的就是一八七〇年十一月，銳細阿梯，格爾巴的斯對卡梯龍索爾柴恩襲擊的成功。

這個城市在柴恩河上海，特洛耶斯的東南，屬第十一軍的兵站區域。因為有許多道路與鐵路在這裏交會，所以地位甚屬重要，並且是普魯特爾省北部的一個大城市，德國的兵站總監就向卡梯龍派出一個相當強大的守備隊，部隊是威斯特的一個後備兵營，與一個輕騎兵連，總共定十一個軍官，約四百六十個步兵，五個輕騎兵軍官，九十名輕騎兵。這樣配合的強大守備隊，應該能夠鎮壓周圍很遠的武裝民衆，並使考門得——卡梯龍——特洛耶斯鐵道區間的運輸，暢行無阻。

司令官勒得考上校，率領這個加強營的守備隊，於十一月十七日下午進入這座城市，雖然卡梯龍在某軍團推進之後的情形，甚屬不安，而士兵却分佈到民房裏去了。只有騎兵連長把他的輕騎兵集結在一個大農村裏，緊急集合場是從來沒有給士兵很明確的指定過。

城內的警戒只派出一組由一名下士，一名號兵與二十四名後備兵組成的內衛兵，他們在街口配置些複鎗。當司令官接到帝容被敵人佔領的報告的時候，他另外在向帝容去的路上，派出一個排鎗，在排鎗前面二公里的地方，還有一組騎兵斥候，這個外部警戒部隊接到一個很空泛的訓令，就是說「在天一亮」就可以再回來。

十一月十七到十八日的夜間是平靜的過去了。對於狀況的理解，自有其特徵，就是整個的營在下午沒有帶槍集合在一個大市場裏，在第二天夜裏的警戒與騎兵斥候只派了一個下士班長率領。第二天夜裏起初也是沒有動靜，已經到了五點鐘光景，距天亮還有一個相當時間，騎兵斥候與排鎗都回到城裏，突然在街口撞進各團的散兵，接着不久槍聲就大作。在城裏的內衛兵，張皇失措的不知道如何處置以前，襲擊是毫無阻擋，敵人已由各方面，撞進城市的內部了。

這就是利細阿替，格利巴爾的，他由距此約一百公里的奧屯出發，只帶了四百名游擊隊員。這次行動，在法國方面，只有一個參加戰鬥的阿杜蘭茨軍官梯包爾得的一個很粗略的報告，現在可以把他的記載與德國的報告相同的一段摘錄下來。

格利巴爾的帶着他的游擊隊由奧屯出發，四天走到考米斯，勒色卡，這個村落位於卡梯龍的西南只有十五公里，他在那裏接到可靠的人的一個關於卡梯龍內部情形，關於守備部隊駐地及警戒配備的很有價值的報告。

格利巴爾的在居民與部隊之前，一直到最後的瞬間，就秘密着他的企圖，此外他以週密的佈置，使沒有一個人能到卡梯龍去洩露游擊隊已經迫近的消息。

在十一月十七到十八日的半夜裏，各連很靜肅的起來並作接近的部署，游擊隊起初是以一個縱隊行軍，以圖減少誤會與齟齬，行軍縱隊的先頭警戒部隊，是由參加的阿爾卑士山獵兵擔任，早晨五點鐘光景，游擊隊接近了他的攻擊目標，并在城市之前七百公尺就區分為二個攻擊縱隊，其中一個（約一百名阿爾卑士獵兵）是由南方突擊，并且總要即刻攻取許多德國軍官所住着的旅館，本隊（約三百名土民）向左轉圍着城走，以便由北方來實施攻擊。

梯包爾得的報告如下：

「這兩個攻擊縱隊共約四百人。我們向城市前進，沒有遇到些微的抵抗。我們在育厄得。考門得的兩側散開來慢慢的，靜肅的前進。街道上還是空的。幾個少數的居民突然看見我們都爲之愕然。當我們縱隊的先頭越過街口小場子的時候，後面的行列裏，就打出幾槍，緊接着槍聲大作，這就是總攻擊的信號。現在就開始圍攻並襲擊各個屋子。那些大門是衝開了，在屋簷下與樓梯上交戰着……。」

可惜梯包爾得關於戰鬥的描寫是很拉統的。

在德國方面還有下列詳細的報告：輕騎兵是在農村裏被法國土民兵襲擊，在路口上

「抗戰到底！」——法國一八七〇——七一年的口號

五五

放的步槍打死了，所有的輕騎兵差不多全被俘虜。他們是沒有辦法抵抗游擊隊的，因為他們沒有適合騎槍口徑的子彈！

守備兵大部份是在宿舍裏俘虜或打倒。在巷戰的時候，自然沒有一處不是制壓着後備兵。司令官是看到全部陷於混亂，并且因為情況十分危迫，就自己離開了城市。雖然明知道格利巴爾的游擊隊在卡梯龍驕得手之後，一馬上又要放棄，並在午後增援隊到達之後，就可以重新佔領，而司令官却還下令向距此三十七公里的趙討。比萊恩退却利細阿替·格利巴爾得的成功是偉大的。

這次法國游擊隊對遠為優勢的德國守備隊襲擊，總共只死了六人，傷了十人，而德國守備隊却傷亡軍官八員，士兵一八四名，騾馬七十六匹。這次襲擊的成功，給德國威望的損失極大，而法國游擊隊在各地都活躍起來。此外，在卡梯龍這段鐵道的運行極為之遲滯。

法國人的成功自然得感謝德國守備隊看不到而不可解的缺點。

騎兵集結在一處是很對的，但是他不應該駐在一個只有一條出路的村落裏，像掉在一個陷窄裏面一樣毫無辦法，如果他們不是缺乏彈藥，或者還能擊退這次襲擊。他們一般又缺少這種準備，說是聽到警報就可以用刺刀去幹。（註）



註：這是很有趣味的，就是將來運動迅速的兵種——裝甲部隊，如果在部署錯誤或無目的的施行休止的時候，就可以像封鎖卡梯龍的騎兵一樣，陷入同樣絕望的境地。在一九三四年英國大演習的時候，一個裝甲部隊，突入敵人後方，然後夜間集結在豐格爾福得城的一個狹小地區裏面，被敵人一個步兵旅以奇襲的攻擊殲滅。

最缺欠的是守備隊平時沒有區分駐紮散在各個營房，警戒部署又太不充分。原則上就是在第一線後方，也必須有支撐點的配置，這就是只佔領堅固的家屋，四城，地類界等，控制着這些地方，自己的兵力，就很可以作有效的使用。

最傷心的毛病，就是在危險的瞬間，沒有軍官出來指揮以勇猛果敢的突擊對敵人反攻。這即令只有一小部份實施，而相信法國的士民是招架不住這樣一種迅捷的反攻的。一個兵站地的守備必須時刻戒備，好像能隨時實施一種攻擊，這適用於當年的運動戰，而這樣在游動兵力的後方，做成支撐點，即在將來的戰爭，也是適用的。所成問題的，就是卡梯龍的守備，是否為其指定的任務：一種鐵道線與鐵道網的警備，士民戰爭的鎮壓，是沒有比以混合而有運動性的部隊擔任再好而效果充分了。

我們回憶一八一三年拿破侖的措置，按照那樣，無疑的在這裏也有效果，格利巴爾的一定是很困難，不能這樣縱橫如意的在德國兵站區域活動了。

同時一地的守備部隊，如果處置適當，也能夠順利的抵禦一種游擊隊的襲擊。趙討比萊恩這座小城市是由烏拉後備兵營的兩個連守備，游擊隊對他們襲擊就沒有成功。

這座城市的守備是一種特別困難的任務。緊接着衛戍地的附近，就是幅員廣闊而濃密的森林，這是不能澈底的搜索的，並且由那裏可以隨時實施一種出其不意的攻擊。周圍已經給游擊隊長牙屋赫勇取的行動弄得不安，他是在嚴格要塞失敗的一位海軍上尉，帶着一部份海軍砲手，拿着鎗當游擊隊，並且在戰鬥的過程中鍛鍊得很是大膽而老練。

很幸運的威達守備隊的指揮官看到這種困難的狀況，事前已從事有效的處置了。他雖然允許士兵進入民房，但是要成班的。每天在黃昏的時候，除了一般的警備之外，都集結在市場的兩個連鑿而堅固的商店裏。這個「警報房」的門和窗戶都加強起來，使確實能以有限的資料，抵禦一種攻擊，警急的演習業已舉行，每個士兵都熟練迅速確實的找到他的槍眼。在城邊是派出三個警戒部隊，部隊的指揮官是一個老資格的後備軍官，行動也非常精幹。他親自派出騎兵斥候，監視郊外的地形，并親自腳踏實地的操心全般的警戒部署。

機警與慧敏是有代價的！在十二月八日的晚上，當這兩個連進入「警報房」的時候，那伏待很久的牙屋赫游擊隊，突然施行襲擊，排哨有兩個還能夠馬上到達準備完善的屋子，第三個排哨在以射擊警報城內守備部隊之後，就迅捷的散在地面上。法國人別無所

獲的衝入城內，向防禦堅固的房屋衝鋒，卻遭遇猛烈的射擊，他們在一陣濫射之後，又由鄰近的房屋帶着極大的損失退回去，當時守備隊差不多毫無損失，再他們打算破壞趙討，比萊恩的車站，因為實施不熟練而無所成就。但是往後在這裏可以顯出來，守備隊雖一切都很聰明的料到，可是還有一個缺點，一個堅固支撐點的設置，必須能以熾盛的火力，射擊最主要的目標，這種目標如在本狀況就應該是車站。

這次襲擊的失敗，據法國的報告，是怪由牙屋赫所區分的三個突擊部隊，沒有確實的協同動作。總之，在夜間要毫無齟齬的協同動作，那只有在很少的場合很够做到。所以這是值得注意的——我自己當西戰場突擊部隊指揮官的經驗也是這樣——對同一的攻擊目標，使用二個突擊部隊，那只有在很少的場合可以如此。這一次行動就是因為自相摩擦，而沒有成功，牙屋赫關於這次偶發事件的記載，是值得提出的，茲錄其原文如下：

「當最後第三突擊隊指揮官羅耶上尉到達車站的時候，其他兩個突擊隊已在那裏半個鐘頭了。現在我才聽到說中央縱隊沒有同時前進。當人們聽到城裏面打槍的時候，當然指揮官可以相信，這是其他兩個縱隊在那裏嘶殺起來了，他就必須準備掩護他們的撤退！這是善於隨機應事的軍官應有的動作！他不必實施以前的命令，而須獨斷專行去指揮。」

如果牙屋赫海軍上尉把一切的過失推在下級指揮官的身上，那是不對的。他必須在事前都計算到，不能像信賴那經過試射的砲手一樣去區處他的援兵。他也要想到「軍官的獨斷的行動」，因此襲擊的計劃，要非常的簡單。在游擊戰是特別需要以最簡單與明確的部署，盡可能的避免誤會與摩擦。

對於法國人，比較對兵站線與宿營地襲擊更重要而保證更有效果的任務，就是破壞德軍後方的鐵道交通。這也就無數的嘗試可以證明其可能。但是這種行動大部份，是完全失敗，或者遠不能達到打斷交通的效果，其原因常常是在游擊隊本身行動的不適當。甚至於他們的不熟練比我們後備兵對於游擊戰之缺乏訓練，有過之無不及。如果游擊隊的指揮官及部隊，能稍許適應他們的功名心與活動性，那末，無疑的我們指定在鐵道上作戰的部隊，要陷入一種非常困難的狀況。

那些在冬季幾個月中實施的許多襲擊，是意外的卓著，對鐵道橋的襲擊，可列舉的是在拉屋厄，卡銳耶，布福，魯衣茨，福特洛耶，利衛厄，對車站的是在拉，屋厄，布銳農，衝勒洛威，福特洛耶，對陸增堡與福格的隧道，也曾嘗試實施，除了無數的建築與電信部隊的小襲擊而外，第一野戰鐵道隊其在哈姆掩護的步兵能加以修復。再最危險的對行駛中的列車襲擊，也常常發生，如在勞維利，鮑克勒，考門得，這些我們

都曉得是牙屋赫海軍上尉最後的掙扎，但是這勇敢的海軍游擊隊，却損失奇重的拉到森林裏去了。在這一切的破壞嘗試，除了戰術上的缺點而外，自然是技術上的不熟練。拉來的炸藥，在宿營地早就爆發了，木質的橋樑不曉得放火，裝的炸藥不發火或裝置得不適當，鐵軌簡直不會破壞，甚至於步兵都可以來修復，在這裏也可以用一句話來表明：在游擊戰只有由很精幹的戰鬥員與技術上訓練得很好的爆破與破壞的部隊來實施。

此外要抵禦游擊戰的襲擊行動。同樣的要有戰鬥力與運動性的部隊才能成功。在法國土民戰爭的過程中，一再的證明，就是主動的部隊，他只要掌握着新的事態，即令是在數量上劣勢，原則上一定是比較純粹的防禦，能強致良好的效果，那末，在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游擊戰，更確定了這個舊的教訓，就是出其不意的攻擊，比較其他一切的戰鬥方式都要優越。這產生了戰術的原則，就是有運動性的游動兵團要比較支撐點能消殺游擊隊的活動。

就全局而言，這種支撐點的配置，對於重要交通輻輳點，倉庫所在地與技術建築物  
的掩護，是絕對不可猶疑的，就是在未來的戰爭，牠也不能缺少，但是永不可忘記的，就是在游擊戰中，運用活動戰鬥指揮的防禦者，也能獲得美滿的成功，任何高級指揮官的處置與部署都要顧慮到這種事實，老毛奇將軍對這方面也有如下的指示：「小部隊對於襲擊的防禦，最好是在運動中求之」。（註）

註：見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二日大本營的訓令。

在我們結束一八七〇——七一年游擊戰的研究之前，再把兩個重要的結論重述一遍，想必是有意義的：

首先要講到的事實，就是宣傳，民衆意志的指導，這必須造成爲游擊戰重要的後盾，但是它的領導，絕對要在有信仰而特別偉大的領袖手裏。

第二我們確定要採用行動一致的奇襲，雖然因兵器技術的進步，顯見得是自從一八一三年以來改造了戰鬥的方式，但是對於這個游擊戰的基本原則，是很少變動。同時一種古老的戰術之技術上的方式，已經在一八七〇年開始的物質戰爭，榴霰彈的火力之下毀滅了，但是游擊戰始終還停留在原始的戰鬥方式的範圍，還停留在冒險的與超羣的各個戰鬥兵的範圍，夜暗，地形與奇襲，對於他們都是最有用，最可靠的輔助，就是在下一章我們已跳過一個世紀，而我們能確實認定，游擊戰的方式，幾乎是沒有什麼變更的。

## 巴爾幹半島的暴民

塞爾維亞，布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同希臘的互相及對土爾其軍隊的暴民戰鬥，完全是以游擊戰的方式施行的。當時戰爭的戰術上教訓，却只能以富有先見的眼光去利用。因此一般適用的理論，已差不多不再加申論了，因為在十九世紀前後，巴爾幹半島，必須看做一種獨創的特殊場合，與有國民性的盜匪對抗的軍隊，雖然一部份素質是極為優良，可是給一種怠惰指導的腐化，與不高尚的管運，完全是以人爲的方式削弱了。只有些武器窳敗，訓練缺乏，被服與給養不足的部隊與游擊隊對抗，他們由大量供給的資材所生的戰鬥力，都給祕密的暴民消耗。暴民使用的是最新的手槍與炸藥，他們是由國家培養的，他們常常是由特派的軍官指揮，他們的專門技能，一般的比當時土耳其部隊指揮官遠爲優秀。這個沒落的回教國家的一切情形，都是有利於游擊戰，而游擊戰簡直即刻的調整了歐洲的土爾其。

此外，暴動民衆的活動，差不多完全沒有對部隊方面，而一般是對市民機關及敵國國民的官廳，他們只有與優勢的部隊狹路相逢，才有時轉施攻擊，以打開一條血路。關於這方面的戰鬥經驗，有一個在一九〇〇年以後、輔助土耳其憲兵隊改造很有功的，奧大利的上尉胡布卡所作的一個報告，這裏面有很好的記述。（註）

註：見維爾納一九〇九年第二卷第十期施特銳夫軍事雜誌中的「義勇軍戰鬥」。

根據這個報告，在暴民方面的警戒部署，與一般軍隊所應用的原則不同。但是胡布卜說他們警戒「最爲缺乏」，這是不正確的。他們却是適應其特殊的需要，派出小的游擊隊，作爲遠向前方的步哨與尖兵，在發生危險的時候，卽爲一種「警戒」。我們可以回憶到在可崙甫游擊隊敘述得很好的，一種限制狹隘的警戒，胡布卜上尉所報告暴民的警戒，完全是那同樣的方式，他們的行軍限定只在行進路的前方幾百公尺派出四個到十個弟兄做尖兵。對於側衛是完全放棄，但是任何地形上特有的利益，都充分的利用。在休止時的警戒，却喜歡委託給友誼深厚的居民，尤其是工作的婦女與遊戲的兒童，這種警戒是不大惹人注目，但是一般却很可靠。

暴民的行軍，一般是在夜間，白天就蔭蔽在森林，山峽，玉蜀地裏，或者到他們同夥的家裏，這都是如同我們一八一三年游擊隊所做的一樣。在市民方面就以活躍的宣傳工作造成急要的后盾，對待奸民，與洩露機密者就以流血的恐怖。優秀軍人的稟賦，狂熱的戰鬥意志，堅忍與克苦耐勞的精神給暴民造成是最危險的敵手，在暴民隊中的紀律，是很殘酷的嚴格。常常有受罰的軍人，逃兵與犯人，他們不能遵守本國與軍隊的規律，而在盜匪中服意志自由的勤務，是被寬宥的，并因此很可靠的，服從而勇敢的戰鬥，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團體外表上如果是確實是一步緊一步的，那常時可以證明是



立於先頭的鬥士。

如前所述，暴民對於正規部隊的攻擊，根本就只在沒有其他的辦法達成戰鬥目的的時候，在一般的情形，他們總嘗試着避免與土爾其的部隊衝突，以求達成其任務，在襲擊敵人游擊部隊與宿營地的時候，尤其如此。在這時候，他們也會遇到敵人前來增援的與追擊的連與營，而無法避開，那末他們通常是實行逐次抵抗，並盡可能的在敵人不注意的時候，即刻脫離敵人；然後，終歸夜暗可掩蔽他的運動。胡希卜上尉注意到「一種有計劃的戰鬥指揮是談不調的」，並且他明瞭在這種情形之下，按當時典範令來指揮戰鬥。暴民只限於自己遭受襲擊的時候，一般才本能的，在特殊巧妙的地形利用之下，施行防禦。他們勉力運用穩定良好的火力，在近距離消滅土爾其攻擊的部隊。如果這因為敵人的優勢，而沒有把握的時候，就在敵人快要實施衝鋒之前，拉到後方的陣地，或向原先指定好的集合地撤退，這時候手榴彈有極大的用途，他們用以對衝鋒或緊追的敵人投擲……

岩石，灌木樹林或叢叢，到處都給敵人異常良好的掩蔽，加之這些暴民還喜歡應用老的土匪的辦法，把那頂紅帽子或帽辮子擺在射擊位置的那邊好幾步遠……

暴民常時故意的很久停止不射擊，使人家以為他們已經離開了他們的陣地，這種方式，使土爾其軍隊的行動，非常感覺困難，就是在交戰中獲得火力上優勢之後，不知道

在那個時候正好實施果敢的近接戰鬥。

暴民在利用堅牢的房屋，寺院，巔崖施行抵禦的時候，是非常頑強的。

「暴民非常耐熟練，理解在最短的時間，把他們的支撐點，設備得很有抵禦力量，他們對儲藏得很少的口糧，非常的愛惜與節省，使能好幾晝夜在他們的防禦工事裏，不致感覺缺乏，所以壓迫着被他們火力損失得很大的土爾其部隊，要實施一種完全而正規的圍攻。」

但是在以後，還是常常被他們在夜間逃脫……

暴民的射擊，因為得力於新式的裝備與火網的編成，一般是甚為良好而異常節約，這是他們因彈藥補充的特別困難所必須週到準備的。」

胡布卡評論在這種戰鬥，騎兵是完全沒有用處，這一點還值得提出。人們在俄國對於紅軍騎兵的活動，所賦與的最大任務，就是在「帝國主義的敵人」的領域裏，煽惑與鼓勵游擊戰，這是值得注意而前途滿有希望的。「騎兵部隊的使用，在一切的戰鬥，都是向前方推出去的。少數的騎兵總是只能配屬給警戒部隊，這時候他們的行動，不會比徒步兵好，却是給敵人一個容易視察的目標。」有一部份是因為地形特別複雜，於騎兵不利，而不能使用要拉到後面。却是我們可以想到在早先的戰爭，騎兵對於伏兵與襲擊，證明一般是要感覺銳敏的。此外乘馬的憲兵在游擊戰的時候，服傳達勤務是好的。

砲兵參加游擊戰是很少而使用不靈的。但是如果在那裏能作有意義的使用，那人們也能够想到他的效果是優越的了。

土爾其人嘗試在邊境排列許多堅牢的碉堡，設置哨兵綫，增加暴民對在土爾其領域中戰鬥的游擊隊增援，補給彈藥，傳達上的困難。由於邊境守備的戰鬥報告，結果是這種方式不能完全得到保證。如果這樣的支撐點有好幾個被暴民攻擊，也或者僅以遠距離的火力與炸藥擾亂與牽制的時候，通常各個彈藥兵或整個隊伍，可毫無滯障的潛行通過土耳其的警戒線，如果碉堡與步哨位置的縱深配備十分充分，自然可以增加哨兵綫的阻絕效力；但是最好還是以有運動性的機動部隊加入，以補助這種純粹防禦措施之不足。

當時在奧大利的領域，在波斯里，與黑爾茨哥威拉，對於暴民的猖獗，派遣一種名為「懲緝隊」的游擊支隊，就很迅速把它鎮壓了。這種游擊支隊按照對付土匪的辦法來活動，這是集合一些特別勝任的戰鬥員，并且他們都比暴民頑強而善於戰鬥。他們以奇襲的方式，出其不意的忽而在這裏，忽而在那裏出現，運用突擊，掩擊與襲擊來迅速根本的殲滅暴民的團體。特別重要的就是以嚴厲的法規來約束居民，勒令不許暴民停留，或與以援助。

在一九〇八——〇九年的冬季成立了「邊境懲緝連」，一九一五年擴充為營，這是按老的游擊支隊編成的，并證明很是妥善。在一九一四——一五年他們差不多單獨的担

任了對莫屯內格洛的邊境戰。(註)

註：見陸軍少將克拉克威的通報。

「游擊戰的攻勢與機動的戰鬥原則，那末在這裏也得到正確的證明，而奧大利也能以在暴民戰鬥的經驗，在世界大戰解放塞羅維亞的作戰中得到良好的建樹，這我們在下篇是可以確定的。」

## 在佔領塞爾維亞中的游擊戰

在攻畧塞爾維亞之後，奧大利軍事最高機關的困難任務，就是實行掃蕩，安定秩序，以期使一切資源，能供同盟軍作戰充分利用。佔領的部隊就要對一種具有高度軍事技術的危險的敵人發生爭鬥。他們精熟一切的游擊戰的方式，對侵略者充註一種嚴肅，而常是殘酷的敵意并得到人民大多數的擁護與愛戴，所以塞爾維亞的游擊隊，還是長時間給奧匈政府一種常川的不安。他們勇敢的國民把「好漢」游擊隊員當作英雄來謳歌傳說。他們十多年游擊戰的經驗，覺得幫助最大而最有效的優益，就是掩蔽充足以及地形熟悉。

因此在攻略塞爾維亞之後，狀況上必須強大的兵力，來統制這個地方。直到一九一六年八月由三十五個國民兵隊，一個國民兵團，六個懲緝隊，十二個鐵道警備隊，四個半騎兵連，五個炮兵連及二個臨時編成的高射砲連成立守備軍。此外有五千五百名憲兵，分配在十二個行政區，後來在數量上是減少了，但是機關却嚴密的組合。

從開始起就確實遵照「懲緝隊」在波斯里所獲得的很有價值的經驗，這在上一篇已經說過，就是一切措施決不僅只限於防禦。一部份有運動性的，機動的抵禦，應由守備兵哨兵所形成的警戒來作有力的補助。在城圍與支撐點的守備，不是全部指定有野戰能

力的士兵，一般使把憲兵每二十至三十名一組作爲排哨，向前方村落推出。對於運動的，攻勢的抵禦，野戰憲兵就在他們勤務所駐的地區內，派出十二至十五名的一動員的斥候；此外在每地區內有一至二個游擊連可供使用，這就作爲有打擊力量的，機動的戰鬥預備隊。

當一九一七年戰況激烈的時候，還得到報告，說是這時候的游擊連，決不能再增加他們的任務了。這些游擊連大部份是由於不習於戰爭，甚至沒有一點實戰能力的國民兵編成的，他們的軍官一般對於指揮有運動性的擊游戰鬥，是不能勝任愉快。因此人們就決心把以前獨立的游擊連，編成一個團，參入有自動能力的軍官和軍士來作強固的支撐。此外這個新的部隊新委了一個助勞卓著，能力豐強的指揮官。這個綜合編組，大部份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常備部隊，在遠方作戰是確實比較好的。其餘就是由憲兵，軍隊編組憲軍混合大隊，供行政長官的使用，還有許多的在行政長官（在馬譯多利恩，莫恩屯格洛）之外，在一個有作戰經驗的軍官之下控制有一部精銳部隊。

在一九一八年春季，與在波斯里的懲緝隊一樣，組織小的，機動的戰鬥部隊，在每個地區成立一個軍官，四十個士兵。「地區游擊隊」以補助這種正規的，由正規部隊所編成的游擊連，這種對抗匪軍。戰鬥部隊，只有由特別精幹軍官和士兵來擔任。此外在幾个月的當中，也能夠組合少數被塞爾維亞壓迫的人民，尤其是回回教徒，加入去抵禦

游擊隊，這是由土爾其與阿爾巴的私販編成，以他們原來的幫口，在其龍頭指揮之下去從事游擊戰鬥。據奧大利的報告，他們能作很有效果的事情，於是就在從前的土爾其軍官的指揮之下，成立了一個「土著兵營」。

關於這種土著兵營與地盤游擊隊的任務，可以記錄一個命令的原文來作個結論。這是布加利亞的行政長官莫拉瓦所頒佈的，並下達給布加利亞領域中的剿匪部隊。當然的這在奧大利的範圍中也有同樣的教令與戰鬥範式。因此這種明確的，布加利亞的訓示，是特別值得注意，因為這位起稿的處長達雲古中校，在馬澤多利恩會親任游擊隊長，因此可以看作是一個游擊戰澈底的內行，其命令如下：

### 一關於剿匪戰術與方式的四項訓示。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日於里施

一、在剿匪作戰中，剿匪支隊必須以一般部隊作支援，這與刑法警察依賴普通警察輔助的情形完全一樣。

二、剿匪支隊的主要價值不在其兵力，而在其指揮官個人。

一個剿匪支隊的編組是確定為十五至二十名。

剿匪支隊士兵的裝備如下：

每個人一枝槍，百發以內的子彈，一個手榴彈，一個小綳帶包，沒有背包，麵包袋

與包袱，這時候盡可能把麵包袋與包袱捆載在馱馬上，這也可以使士兵乘馬。

三。每個剿匪支隊有整天，整星期，整月之久的去尾追一個指定匪黨的職責。這個原則是根本的法則，必須像遵守一條定律一樣去實施。

四。通信勤務的設置務須確實。剿匪支隊的戰術完全與土匪一樣。剿匪支隊的運動，休止，警戒與戰鬥，都像一個獨立的部隊，你們最有效的武器是奇襲，你們最大的力量在步兵，而主要的是一切活動的秘密。

剿匪支隊的指揮官要每天專人把他的行動報告上級，否則就把報告遞給在他後面的部隊。剿匪支隊的給養或者是在鄰近的部隊就食，或者在當地採買。

上校軍事行政長官 莫拉瓦

中校 處長 達雲古

塞爾維亞游擊隊的抵禦，除了戰術的處置而外，由下列統治技術上的措施更使之容易。這就是每個居民必須自己帶着一張有相片的身份證。嚴格的禁止以任何方式去援助游擊隊。每個居民都有很大的責任，就是如果發現游擊隊的時候，必須去報告最近的憲兵哨所。為對伏兵與奇襲的警戒，勒令居民把道路兩側一百公尺以內的森林和生籬清掃乾淨。

這一切的措施，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兵站區域的警戒，已經證實有效。



關於戰鬥的情形，有當時指揮作戰的參謀長，克爾西拉威少將的一個很詳細的報告：

反對奧大利政府三游擊戰指揮官與組織者首先就是可斯達。屋易洛衛克他是第二次號召的塞爾維亞首領。他在佔領地區的南方米特洛衛卡活動，他是被奧匈監督通緝的，他很詳細的知道一切設備。他的黨徒在一九一六年底就實施了許多成效卓著的突擊與襲擊。他們有一次以伏兵襲擊，整個斬殺了一組十四個憲兵斥候。

對這方面因加強實施的抵禦措施，造成了短期間的平靜。但在一九一七年開年的時候，因為塞爾維亞首領可斯達。佩卜拉卡的派遣而從新活躍起來。這位軍官是由沙洛利豈的高級司令部用飛機向德奧軍正面後方派出的。他應該發動一種普遍的暴動，來支撐協商國所計劃的春季大攻擊，關於這種暴動所應實施的方式，可以在布加利亞工作的黨魁所下的命令來說明：牙布洛力卡游擊戰司令官對所轄區域的命令：古歷五月十一日，在塞爾維亞帝國各省都要暴動起來。每個戰鬥員都要準備好。自動到道路上集合成部隊去襲敵人村落裏的部隊，破壞敵人的電話，電報與鐵路，所有的軍人都要捨得命車或馬匹。妨害敵人部隊的集中，詳細的命令即行下達。

司令官 屋衣屋待。梯米衛施

在佔領塞爾維亞中的游擊戰

七三

這個命令最初是公告布拉的肯享區域的民衆，由他們傳頌而後至烏拉耶的範圍。

如果這種暴動與協約國的攻勢同時有計劃的爆發，這一定造成一種特別嚴重的狀況。但是在幸運的，在加利亞在二月中旬，在所佔領的區域，開始徵兵所以先期就逼着他發動。有兵役義務的都跑到強制暴動的游擊隊，并逃到山裏去當土匪。佩卡拉卡上尉突然臨到困難狀況之前，就是要編組並武裝這些先期發動集結的游擊隊。因此他一定要籌劃到同盟國馬上會以嚴厲的對抗措置，來制壓這種暴動。那末，他被迫着要同時實行作戰并從事困難的編制。那些蜂湧而來的人，就每十名編成一班，有一名老的軍士，每五十名隸屬於一個軍官，每一百五十名編成一連。武器裝備是缺乏的，每連只有一半戰鬥兵拿槍與八十至一百發子彈。此外大部份人是有手榴彈的。

沙洛利豈的高級司令部爲甚麼疏忽了不以飛機輸送新式的武器與够用的彈藥，這是不清楚的。或者是因爲倉卒的發動，沒有約定時間；或者是高級司令部看不起這類事件的價值，而懶得去給以有力的支援。

在戰鬥開始的時候，暴動的游擊隊馬上在古爾索姆耶襲擊布加利亞的一個連，克服頑強的防禦；俘獲的武器有步槍一百五十枝，機關槍二挺，這是極端歡迎的。接着又有幾次的成功。最後佩卡拉卡上尉把布加利亞整個的營趕出游擊區域向里施撤退。一九一七年五月初旬，在里施省府，及德國的兵姑總監都受到威脅，在一個廣大的區域引起不

安。

局部的抵禦措施，最初是很少效果的。行政區長官就下命令，趕急的由四個游擊連，半個騎兵連，一個砲兵連組成一個兵團，在一個很有作戰經驗的老憲兵少校之下，不僅只施行抵禦，而且要對組織鬆弛的游擊隊，以猛烈的攻擊求將其擊潰。但是一種向後方派遣的連絡，十五個騎兵斥候是用完了。最後他只得由困苦的暴動地區完全撤了回來，並且把他由那裏出發作戰的布拉色放棄給游擊隊。其他由游擊部隊組織的兵團，同樣的遭遇很困難的狀況。但是以後由省府大規模的積極指導，由耶爾米中校努力實施的抵禦計劃，開始發生效力。在一次大的掃蕩，那由衣索恩挫前線部隊加強的奧匈軍，在六天之內，肅清了那個暴動區域。這次戰鬥總共損失，負傷在一百八十名，陣亡在一百四十名以上。

於是在塞爾維亞開始很有成就的暴動，是以一種澈底的失敗而告結束。在這次事變又得到一個證明，就是在國民戰爭中，集結多數的民衆，決行堂堂正正的戰鬥，是危險的，因為這種訓練不足與武器缺乏的部隊，是不能適應正規戰鬥的要求。

如果聰明的只限於實施戰鬥得法的游擊戰，那就很可以希望獲得永續的效果，在一九一七年整個一年中屋易洛衛克就能够以很少的游擊隊保住了奧匈邊區，他通常是運用攻勢的戰鬥。甚至於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卡勒姆上校指揮的加強的，新成立的遊剿兵團，

在佔領塞爾維亞中的游擊戰

七五

以追剿的方式澈底掃蕩，同時佩卡拉卡上尉的游擊隊都被包圍殲滅的時候，他却多賴他的勇敢，一再的打開血路。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這位勇敢的首領才陣亡了，而游擊戰跟着差不多都消聲潛跡。在一九一八年巴爾幹暴民猖獗的時候，又重新活躍，但是再不能達到以前的效果了。

在這次剿匪作戰，可以在暴動區域中抵禦很得力的毛利卡上尉的記錄，作為戰術上的經驗，就是剿匪的時候即令以哨兵線包圍，以及併列梳形的掃蕩，或者兩者併用，都不能確實保證。但是效果最充分的，就是對抗黨團的活動與分區的游剿，這就是運用游擊戰的一切慣技，并以他特有武器打擊敵人。

這個報告是很有價值的充實了以前的經驗。同樣重要的就是得到事實上新證明，如果民衆的武力要模彷彿正規部隊的戰鬥方式，却通常是會毫不費力的被人消滅。

最後，在游擊戰顯示出指揮官的人格，比較其他的戰鬥方式更有決定的意義。在塞爾維亞的游擊戰完全是幾個勇敢的，特具決心的首領所造成的事端。而游擊隊的抵禦，幸而沒有失敗的，也只是在那個時期有幾個特別精幹與勇敢的軍官來實施。

## 一九一四年比利時的國民自衛軍

「沉靜是國民的第一個義務！」——這是比利時的口號，如果國民與祖國受到威脅的時候，呼喚一定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們總還是比那些「恐怖的誇張」，毒害的愚妄要有理性而值得尊敬，他們在世界大戰第一個星期之內，比利時廣大的區域，甚至於比利時狂熱的居民都被襲擊得醉漢一樣的踉跄，這種情形負責的當局不但無法鎮壓，而且給沒有計劃的命令與矛盾的命令更加混亂起來。

在本書研究的狹小範圍中，不能牽扯到比利時悲劇的國際法問題與人道的範圍。而且這也是多餘的；因為對這件事變，德國方面所能申述的，都已有具體的與可靠的著作了。（附註之書錄略。）

在我們研究的範圍係屬於組織與戰術上的教訓，這是很深切明確的由比利時國民戰爭各種以不適當手段實施的錯誤嘗試所產生出來的。

比利時政府對於國民及國家所施的矛盾的行動，其禍害應永遠為我們的警告。這顯示出以這樣的計劃，使以游擊戰方式戰鬥中的國民武力更陷於危急的場合，這是如何的招致覆滅。

在戰時這樣一種民衆武力的計劃，是戰前比利時抵禦組織的具體部份，突擊部隊及戰前同時的措施，是公開的自一八三〇年成立，并由一八九七年九月的法規從新調整爲自衛軍，關於這樣調整的幾項議案是有效果的，這種議案把自衛軍應有的改革與不良的結果都明白的指出，「國民自衛軍」或「國民軍」，除政治的任務而外，有保衛「國家自由，領土完整」的責任。值得注意的，就是這種部隊，不隸屬於陸軍部，而屬於內政部，他們的動員根據憲法，只能由一種特別法來實施，還有值得注意的就是區分在一萬人口的城市，「現役」國民軍，在不滿一萬人口的小城市爲「非現役」國民軍。但是差不多有二十個大城市，又適用「非現役」國民軍，所以更增加這種規定的麻煩。完全劃一的「現役」國民兵，約四萬六千人，他們是自納制服費用；器具與武器由國家供給，以較有基本訓練的現役國民軍，砲兵，徒步及乘馬的獵兵與消防隊的精銳，編成特種兵團，共計約七千人。特種兵團所轄的部隊，必須在未來戰爭全過期中，維持其武裝。如有必要，也能夠使用於其所屬管區之外；自動員之日起，即不僅再屬於內政部，且屬於陸軍部，這時候「動員」的方式，是按照一般的軍隊，還是按照一八九七年所規定「自衛軍」特別動員法——這種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很不明白的就是非現役的，不劃一的國民兵所負的任務，同時他們法律上的責任，大概是這樣：「保衛國家領土的完整。」關於他們行動的方式，確也屬於「現役」的自

衛軍，但是編組不劃一，自然他們的防禦責任也不能決定。此外，對於整個的組織，在原則上國民自衛軍的員兵，必須分爲「現役」與「退役」。

與自衛軍的整個組織同樣混亂的，也就是他們參戰的措施，在一九〇六年正月十八日，內政部長以一封很長的備忘錄，答覆陸軍部的質問，就是說國民自衛軍是不能規定連繫於陸軍的。在一九〇九年八月二日又繼續向國民自衛軍的最高當局提出備忘錄，這是陳述國民自衛軍所負的任務：

「在動員完成之後，在需要也就是適應其目的的各區國民自衛軍，在全國各地形成堅強抵抗的支撐點，對一種勇敢騎兵部隊向野戰軍後衛所行之冒險與狂暴的襲擊，實施抵抗等。」

「對於我們城市的掠奪者與省區的佔領者所施行的抵抗，給與國民精神的影響，至爲良好；它可以消除疑懼……」

自衛軍的其他任務是兵站設施的監護，首都與衛戍地的警戒。人們並不希望他參與正式的野戰。他們只專門以游擊戰的戰鬥方式，解決他們的任務。他們教範與演習的重點就在局地防禦，村落與街市戰鬥。

這整個的組織與慎重的戰鬥方式，還正與海牙國際公約條款一致，就是如果在動員

的場合，指定要準備「由遠方可以辨識的標示」，如果須執行特種勤務就要講授戰時的習慣與法規。但是這決沒有實現，而由於這種犯罪的怠忽，與由不正當的激起國民的情緒，就可以說明開戰第一個星期的事件了。

附註海牙國際公約略

在憲法所規定自衛軍的「動員」，戰時可以一部組成國防軍，並沒有按照法律的方式實行，而在最後的時期對國民宣佈戰時法規並不止一次。結果是在各大地方高高的掛起洪鐘，撞擊以歡祝國民的暴動，不僅是激起人民自衛的觀念，而且極端的刺激情緒，迷惑判斷的能力。他們「消除躊躇」的任務，當時自衛軍是極有效的達成了。婦女狂呼着要求武裝，小孩子自動的投入偵探隊，並虐待平和的德國人；許多地方，一些匪徒以鄙劣的手段，危害非武裝德國居民的生命。掠奪其財產，對於自衛軍實際的武裝也同樣很少像其他作戰實施一樣加以照料，關於突勒爾國民自衛軍的召集，一九一四年八月五日頒布如下的「拉索衣爾」通令：「怎樣辦？這是很簡單的。什麼武器都好：鳥槍，左輪，小把，鏟刀，按照司令官的通令找你的隊伍，進入勇邁的行列，你要想到那些老的英雄！」其他無數的地方，都擺着這種類似形式的通告。

當德國的部隊由呂根像洪流一樣遍地殺進，與可笑的，怯懦的敵軍侵入的通知，由



此村飛入彼村的時候，狂暴連續的在增加，以後他們都知道了，德軍不是任何沒有戰鬥力量的所能輕易的予以損害，也絕不是幾個鐘頭或幾天可以被法軍驅逐，於是許多關於德軍如何殘酷的謠傳，流行到各處，以這樣來刺激男女人士的恐怖，激昂，傲岸的熱情，因為它已經沒有其他的途徑，可希冀着拚到用刀子幹了。

因此，這是不能避免的，德國侵入的部隊雖然以平靜的，無可非議的姿態行進，可是不久就發生激烈的衝突，演成險惡的撕殺，這樣自然需要緊嚴的防禦處置，於是部隊也就不能相信的，並猛烈的向敵人的居民攻擊，在許多地方發生的戰鬥，決不僅只國民自衛軍參加，所以也不能僅看做是游擊戰的行動，他們差不多總可以與一八七〇——七一年一種相當計劃的，秘密的土民暴變相頡頏，簡直不是一種塞維亞土匪的野蠻，熱練而無可非議的勇敢的作戰。按他們全般的方式，不是由技術上的着眼點來確定的，而是一種激烈的熱情，不期然的爆發。

雖然缺乏統一的指揮，目標與計劃，但其戰鬥的效果，有一長久的時期，對德國的部隊是一種沉重的負擔，從另一方面言之，對敵人宣傳機關的煽惑工作，却提供了無數誇張與造謠的材料。

搜索是因為這種武裝民衆的混亂戰鬥，而特別的增加困難。單獨的傳令騎兵幾乎不能夠由搜索的最前方部向後面派遣，因為到處都有平和的農人和市民走動來做謀殺人

的畜生，在你不防備的時候，馬上就能夠掏出手槍來，再就是與正規的比利時部隊戰鬥的時候，這對於德國的戰鬪員，也是一種危險的精神上與戰術上的負擔，實際上常時要準備到土民從後面襲擊過來，甚至於防止慘殺躺在地上的傷兵。

當時這種暴動的民衆，暗殺與濫射，其遲滯德軍前進的效果，至如何程度，是極不容易估計的，如果假使不使發生一種決定的效果，那末總要在未能造成嚴重的危險之前，以激烈，而確實嚴厲的去消弭這種險惡的暴亂。多數居民與密接的靠在一起，來往的道路網交錯輻輳，尤其是市民的一種精神上特性，是不利於頑強而持久的游擊作戰的，所以關於國民自衛軍運用的計劃，就只好寫在紙面上，事實上武裝了的民衆，從第一天起就脫離了指揮，所計劃民衆暴動事件，就很可悲觀。但是，可怕的就是戰鬪員自身，無罪的與盲從的結果，他們這種無計劃的濫射，按照軍法，是與以他們的血來償還的，現在回憶到那比利時人淒厲的暗殺槍聲，與無情而必要的德國懲罰辦法，確是歐戰史上黑暗的一頁。雖然如此，我們必須注意，由於一種事前缺乏準備與實施的國民羣衆暴動，是造成了國防不幸的事件，這對於將來，就是一種教訓。

簡單的歸納起來，得出下面明確的結果：

在一個交通網發達，文化程度很高，居民密集而開敞的國家，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如果敵人果決而迅速的突進，要想一種民衆暴動迅速達到圓滿的形式，而獲得持續的效

果是不可能的。

游擊戰的戰鬥方式在作戰的重點方面是不能實施的。

同時游擊戰比較其他的戰鬥方式更要求目標堅確的指導：指揮的沒有決心，矛盾的命令，誇大而又不切實際的部署，是白白的作血肉犧牲的，并且一定會很快的瓦解抵抗的意志。

最後我們認定，如果在一種需要鎮靜與堅定果決達成職責的狀況中，以謠言，誹謗，無計劃的嗾使激起國民的情感，是嚴重的危險，一個在被凌亂的場面與誇大的空談淆亂的人民，在那種狂暴之中，是不能得到游擊戰所要求的明確的決心與頑強的堅忍的。由上向下以及由下向上公文的真實，在游擊戰即在困難較少的狀況中，也是彼此信賴的強固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基礎，那末果決的敵人打擊之下，戰鬥意志就會馬上瓦解。游擊隊員的模範，不是回回教狂暴的沿門拈鉢的和尚，而是事前準備妥善的梯羅勒（奧大利州名）人所召集他的很可信賴，習於武裝，準備週到的農民，可命甫勇敢的獵兵，塞爾維亞頑強的土匪。

以造謠，誹謗所製造的戰鬥熱情，在游擊戰中是像泡沫一樣歸於幻滅，游擊戰就是各個戰鬥員與民族戰爭能力的最嚴格的試驗。

游擊戰

## 俄羅斯的游擊支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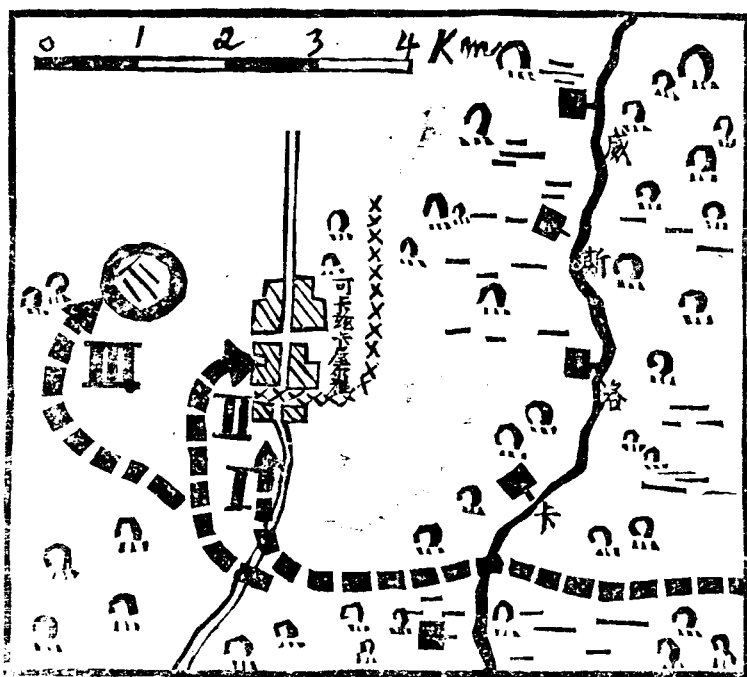
地方的人煙稀少，遼闊，道路缺乏，很難通過的阻絕的區域，都是供游擊戰活動最優良有效的戰場。因此，在俄國作戰對這方面特別注意，就用不着奇怪了。

在俄皇的軍隊中，已經有人看到游擊戰的可能性而嘗試着充分利用。這種戰法的任務就交付給在正規軍中的「游擊支隊」。這種隊想着是以十人至二百人編成的突擊部隊，它以獨立的戰鬥任務向敵人的側方或背後派遣。如可能即應由熟識地形的人來作嚮導，或者依賴居民的幫助。他們的戰鬥方式適用陣地戰突擊部隊所採用者；他們不僅只對近方的目標，却要向陣地的縱深方向派遣。這是綿密的偵察為基礎，並力求迅雷疾風的奇襲。如可能即須在夜暗掩護之下實施之。

關於這樣一種行動，在下面根據俄國的報告，敘述一次對德軍正面後方可卡茲卡·屋爾雅村（一九一五年十月）的夜襲：

在這個大森林中的村落，宿營的有第九騎兵旅，第八輕騎兵團，重騎兵團的一部份，第二十二預備獵兵營的第四連。俄軍由於偵察的報告，甚清楚的知道這處宿營地。此外他們曉得在可卡茲卡。屋爾雅的西北近處，預備有砲兵陣地，這是他們打算要迅速佔

領的。一般狀況對奇襲是有利的。可卡茲卡·屋爾雅在德軍威斯洛卡陣地前哨部隊後方約四公里。俄軍的前哨在威斯洛卡東方一公里半至二公里的地方。在德軍主戰鬥綫還在作工。這條綫是緊接着村緣的東方，然後折轉過來，穿過村莊向西，以致南邊一部份農舍隔在鐵絲鹿砦之外。在這個沒有警備的村落，宿營的是一個完全沒有武裝的工作



越過德軍威斯洛卡的警戒綫，由南方向村落接近。在攻擊目標的附近，縱隊就分開來。

連，但是俄軍的戰鬥報告，爲了使這次行動的聲名更加光彩，自然是改做一個獵兵連了。

村落以東的地形是多叢樹，樹林與沼澤交相錯雜。

俄國游擊支隊的三個突擊隊，參加這次行動的。總共二百一十四名。

在熟悉地形的示候誘導之下，秘密的

第一突擊隊襲擊在南邊沒有防禦的村落，爲的是給佔領村落者一個警報，而引誘敵人出村落來佔領陣地。然後第二突擊隊應由西邊突入村落，總得把那個旅司令部一網打盡。第三突擊隊的任務，是遶向西方繞進，襲擊敵人砲兵。

根據俄軍的報告，這次佈署技巧的襲擊得到很好的成果。在村落南邊沒有防禦的部份，是俘虜了六十七名「獵兵與砲手」，（這是剛才所說的沒有武裝的伙子，）並把莊子燒了。

第二突擊隊得按照計劃的衝入村落，並襲取旅司令部，這是他應該成功的。一個德軍參加戰鬥的騎兵上尉巴爾克，那時候當第二十二預備獵兵營第四連連長，他以爲這次對司令部的襲擊，完全無遺的成功是絕對的不成問題。此外他說，據他所知道的，這個突擊隊密集的由後面衝進村莊，在居民的指揮之下有計劃的分配到各個軍官宿舍，得一網打盡，據俄軍的報告，游擊支隊是把宿舍內所有的文件，命令，日記，地圖都拿到手裏。反之對砲兵襲擊的突擊隊，就沒有什麼成就，因爲在自己完全確實偵察了砲兵陣地，沒有砲兵來進入陣地。

當德軍的抵禦，有力的按照計劃部署之後。突擊隊馬上按所指示的撤退。他們的損失，比較上是很少：陣亡三名，負傷十七名，他們都帶了回去。反之德軍的損失是很重的：陣亡五十三名，負傷六十名，被俘七十名；另外燒死騾馬七十六匹。這次襲擊成功

的結果，造成這個地區一種普遍的不安，警戒勤務必須加強；這就是很緊張的部隊也因此而增加負擔。在評論這次成功的時候，奇襲的效果，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就是這次襲擊的計劃是特別的技巧與簡單，在計劃這種行動的時候，是以參加的各突擊隊協同動作爲基礎，這是指揮官永不可忘記的一種信用的試驗，這是必須要考慮的：如果在一個或甚至二個加入的突擊隊，因爲不預備的失却了其他部份援助發生滯障的時候，那末這個行動將如何演進？

俄軍對於可卡茲下。屋爾雅襲擊的計劃，就是基於這次考慮產生的。加入向村落南邊沒有防禦設施部份突擊的部隊，即令遭遇強大的抵抗，別無所獲而必須退了回來，但是他把敵人從村落內面引誘出來的任務，已經達成了。很機要的就是想把他們攻擊的目標，劃分得不與第二突擊隊衝突是不大好辦的。根據俄軍的報告，第一突擊隊是不突進村落內部的。他開始就準備着當第二突擊隊衝進村落內部的時候來押解俘虜。這是很適當的，如果像在這種場合一樣，由這樣典型的，明確的襲擊計劃，是可以避免突擊隊的自相衝突。否則，特別是在夜間，是會發生一種混亂的狀況。——我們再繼續的考慮，如果第二突擊隊的攻擊失敗，會有怎樣的結果，這樣可以確定的就是他的失敗，與其他兩個突擊隊沒有危險，不過往後這次襲擊，就只能以第一突擊隊圓滿的結果告一結束了。

第二突擊隊却是完全獨立行動，即令在第一與第二突擊隊方面失敗，簡直差不多是



沒有關係，因為那兩個突擊隊，無論在什麼場合都能夠牽制敵人，使他自由的對付那個砲兵陣地。

游擊支隊的三個突擊隊，盡可能的長時間成一個縱隊行進，也是很適當的。「分進合擊！」這條著名的原則，在這樣的行動，是完全不適用的。在夜暗中，指揮官總要盡可能的長時間確實掌握全部兵力在手裏，而在攻擊之前不久才把它分開來。

第二就是俄軍游擊支隊的退却，這在敵人的後方，常是襲擊最困難的一部份，也顯見得是順利的完成了。我們所想知道的，就是他們是否和怎樣的在退却也得毫無抵抗的越過德軍前哨線。如果他們能夠避免德軍前哨部隊的警報，這就是游擊戰術典型的一段。但是在森林中可下茲下。屋頂的凌亂槍聲，完全不傳到威斯洛下，好像是不可能的。不過，或許俄軍的前哨可按照某種信號，（例如：放火。）以激烈的槍聲，轉移德軍前哨的注意力，在自己的戰鬥聲音中，是能夠抑壓襲擊的噪音的。加之德軍前哨部隊在森林中，或許沒有注意到燃燒的火光，當然也就遲遲的警報了。

這次襲擊，又可以證明在游擊戰中，只以一種哨綫配備的方式，實施純粹的抵禦，是常常會被果敢的敵人，以大胆的打擊來開放的。

游擊戰

## 紅色別動隊

「在將來的戰爭，不可避免的變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國民戰爭，並且變為一種游擊戰，那準備良好的紅色騎兵，是能獲得革命的勝利的！」（見夫耶，利屯堡著「俄國的軍備。」）

紅軍騎兵監，波的阿里的這句箴言，是國民戰爭年代許多游擊戰經驗的結晶。在事實上，當時波的阿里自己，波羅耳及其他無數的紅軍指揮官對物質上優勢的敵人，所實施的頑強的別動戰鬥，是準備了的大而堅決的打擊，最後並強制的獲得勝利，那種過程應該當作恐怖徵兆的一種現象去評價。那在百數次會戰所鍛鍊出來之世界大戰的戰鬥方式，就在物質的壓制，廣大正而鐵桶一樣的封鎖，兵站及各部技術建築的破壞中，不留餘燼的消失在革命的火燄裏。許多將領及前線上精幹的軍官毫無辦法，確實證明要改用游擊戰的戰鬥方式，這個在前一年，差不多百數的專門家，沒有一個以為是可能的。

自然作戰無期延長的特性有利於別動戰，自然因白軍沒有精神上的，強制的標的去克服戰爭的疲憊與反對的意志，而使別動戰的實施容易，但是持久抵抗，掩擊與襲擊的新興有效的戰鬥指導的意義，不能因此而減色。那種在我們覺得是退步到三十年戰爭時

代的別動戰鬥，很明白的表現出，那種彰明的帶有原始威力的舊的戰鬥方式，能够賦予新的生命，而這種時機馬上又成熟了。俄國國民戰爭成功的襲擊，挺進與宣傳戰，或許是對於將來游擊戰的可能性，所現示的一種值得注意的徵兆，人們或由未來十年的反照中，推知游擊戰是將來事變的前驅者，很彰明的是可預想會像機關槍與有刺鐵絲在最初剛使用在一九〇四—〇五年東三省戰場一樣的猖獗。同時或許會像一九一八年夏季坦克會戰所現示的一樣，開闢一個游擊戰新的流血時代，於是運動又能成爲指揮的重要因素了。

因此很可悲觀的，就是在西歐關於游擊戰經驗及其戰法的記述是比較的很少，白軍近衛的將領們的報告只迎合傳統的想法，痛哭流涕的固執着正面轉移，會戰，作戰指導與作戰的問題。有時候讀他們回憶錄的人就懷疑到，是否他們那些實際參加活動與行動的人，因爲在一種新的戰鬥方式的打擊之下——或者較好一點說是小吧，弓箭的打擊——粉碎了他們陳腐的戰術，而不願意把它詳細的說明白。

在大陸軍國，人們對於這種決定做國命的事件，顯見得是很少注意。一種含有價值的材料就得感謝馬格勒士尉的一張關於別動戰術真相的簡明圖（註）。根據他的報告，別動隊比在俄軍已經出名的游擊支隊更爲廣泛；他們更可以廣範圍的活動，並更深的向敵人的側面與背後挺進。突擊部隊的兵力在不一定；可是事實上總是一百至二百人的

小部隊有最大成功的可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實的掌握。別動部隊在濃密的森林區域，沼澤地帶與山地，是徒步作戰，在開闊的平原地區完全是乘馬戰鬥。

註：見一九三四年國防雜誌第二十八期「東方別動隊的概相。」

他們的任務，常常被指定以游擊戰的戰鬥方式，保持廣大的次一正面。更常常是向敵人百公里及其以上的遠後方挺進。只要在敵人的正面發現一個虛隙，別動隊就在那裏不停留向敵人遠後而突進，他們的目的就是對兵線線路，橋樑，營陣與重要的軍事建築襲擊。又他們對於那些苦於被粗暴的白軍蹂躪與強迫供應的農民所實施的，有計劃的宣傳工作，對敵人的損害也不可勝計，凡是別動隊曾經侵入的地方，耕作的居民與游擊隊就無法確實區分了。紅色的狂潮也洶湧的氾濫在白軍正面的後方，漸至衝潰那薄弱的堤防。

這種別動隊的指揮官，只有在很少場合，是從前的軍官，其餘一般都是由老的共產黨員與帝俄時代的革命者糾合一些亡國的黨徒，這樣組織的別動隊，就靠他們自己的拳頭來實施作戰，許多著名的紅軍指揮官，他們軍人的歷程就從游擊司令開始。別動隊以他們狂熱的意志，不顧一切的勇氣，精神上與戰術上的機動性，在追求目標時的一種不得不休的頑強性形成白軍最危險的敵人。在這方面，人們決不可像帝俄部隊自己解嘲一樣，把他們的成功，歸功於環境，以為這是失敗在腐敗。因為在最後就是聯合軍很有戰

門力的調停部隊，也抵擋不住這紅色的狂潮了。

達雲格爾曾以驚人的透視性描述這雙方簡直以惡魔似地殘酷互相毒殺的戰鬥（註）。

他的記述對別動隊的戰鬥方式，及其所向無敵的威力，描出一個明白的景象。

國民戰爭時代的過渡，在紅軍及蘇維埃青年團中是值得注意的研究，很多的部隊把他們的習慣回到別動隊的形式。這不僅是在歷史的回憶裏是個值得注意的主角，而且確實對於將來戰爭是顯明的設計與真正戰術與武器上的經驗，這是會以驚人的發展來充分重演的。

在將來的演進，紅軍游擊戰在適當的地形中是佔那一種地位，這可以以一九三三—一三四年在東三省創行的許多游擊戰鬥來做小的試驗。以最經濟的手段加入的前地戰鬥，它已經獲得確實值得注意的成功，牽制了日本強大的兵力。雖然在物資上有顯著的損失，在人員上有重大的犧牲，但是無法阻止，特別印像深的就是在出賣中東鐵路會議時候的情形，及在一九三四年夏末及秋季，以一種對於蘇維埃很友誼的方式，由一羣匪—所實施的許多鐵蹄的襲擊，再印像深切的就是會議結束的時候，他們即刻就和緩了。

在這個機會，很顯著的發現游擊戰可以當作決定政治的壓迫手段，那在黑龍江嫩江流域活躍的游擊戰，也這樣技巧的發生了關係。

把游擊戰與大軍作戰同樣重要的作為戰略的手段，那我們從現在起，還得學習，在

這方面勞農都要奉入戰爭的。在敵人的國境內發動游擊戰，是否能得到效果，這當然是成問題。但是決無疑問的就是侵略者向蘇維埃廣大領土突進的時候，就會遭受游擊隊無數頑強的抵抗，這種行動是增加紅軍作戰措施的效果，至於敵人則向無涯際的區域突進愈遠，即愈形削弱。





## 舊的經驗與新的戰法

我們由十九及二十世紀游擊戰歷史的檢討，得出幾項原則，這些原則的正確，是由許多成功的事蹟，及再不能學的失敗證實了的。這些說出來都很簡單，差不多像老生常談一樣的平凡。雖然如此，却有許多的理由，要把它明確的說出。在作戰上證明許多在平時最簡單的原則，到戰時常常，甚至差不多一定會忘記，而必須從新付出很高的代價。如果人們不去回想在游擊戰——攻擊以及抵禦適用的幾項必要的戰鬥原則，或許在將來也要耗消重大的犧牲。

我們堅確的訂立：

一、攻擊在游擊戰永遠證明是最有力的戰鬥法。

二、游擊隊即令負有抵禦及警戒的任務，也只有採取機動的，力求攻擊的戰鬥方式，才能解決，這條原則像是與世界大戰抵禦戰的戰術上經驗相反。

三、游擊戰攻擊任務的達成，着重各戰鬥員的內在價值，機警及利用一切補助資材與地形的極端純熟，而數量與裝備尚在其次。在一般的場合，甚至任務還要求強迫限制參加戰鬥兵員的數量。

四、游擊戰指導希望成功，一定要對於參戰的別動隊與游擊支隊有可靠的後援，這或者

是靠戰區民衆祕密的支撐，或者有時候能佔敵人的優勢與發展危險的反動力量，設法很迅速的與自己強大的部隊打成一片。再游擊隊關於彈藥及生活資料的補給，關於休息時間，傷兵處理，情報及命令的傳遞都需要一種固定的根據地。

上述的原則在過去常常證明是正確的；但是這些原則往後都適用嗎？那許多由技術創製的戰鬥器材，尤其是自動火器，發動機，軍用毒氣及新時代的宣傳，對於將來游擊戰指導有什麼影響呢？

這不用講是明白的，這些新的事物至少是會改變游擊戰外表的形式。但是否它也會變更游擊戰內在的實質，及實際上縮小游擊戰效力的範圍，或者反能夠使其擴大，這都是需待研究的。因為過去的經驗，如果對現在以及將來沒有生動的關係，那價值就很少了。

開始我們來研究這個最重要的問題：攻擊，往後是否仍舊是游擊戰最有力的戰鬥法呢？那在戰場上這樣意外增強抵禦的自動火器，不使也要把這個作戰的附帶區域屈服於其狂暴威力之下嗎？

這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在游擊戰也可以裝備自動火器，尤其是對於防禦者，這就是說部隊很好把警戒的任務賦予自動火器。在相關延展的地區，十年以前，就只要彈藥

集積充分，即能夠以很少的機關槍火力實行阻絕。但是在游擊戰，自動火器的阻止，遮斷的效力，要想完全如在作戰一樣的具有壓倒與頓挫的威力，目前却是辦不到的！——至少攻者選擇適當的攻擊方式時是如此！在黑夜，煙霧與複雜的地形，誰也知道是很減低火力的效果。但是煙霧，夜暗與一切通視不便的戰鬪地形上優益之利用，却是襲擊成功的重要因素。一個部隊裝備的自動火器愈多，及因此而把部隊愈特別的花分，那末遭遇展望不良與不意襲擊的獨創的，舊時代的戰鬥環境，就愈難以掌握。他那由嚴密組織專門化酌火力，因為缺少射界與展望，再沒有什麼多的用了。在黑夜與濃霧的當中，有時候小把與鋤頭比機關槍更有價值，更是可靠，這是人們不可忘記的。

在會戰中，夜暗對於攻者的優益，現今還是只能在很受限制的程度加以減少；因為展望不良是妨害了抵禦的火器，又不能適合攻者的各糧部署，并阻滯預定火力分配之有計劃的，戰術上的運用。但是這種缺陷在游擊戰的行動，是很少感覺到的。攻擊者的兵力是已經自行限制，因為只有以突擊部隊的方式，才能博得成功。同時攻擊目標通常比較是限制得很狹小，所以就是展望不良，還是能夠確實掌握，并有相當把握的可統一指揮。所以人們可以安心的相信，就是新時代裝備的與以多數自動火器充實的部隊，在企圖旺盛的攻擊者及老練的游擊隊勇敢行動之前，是決不能保障他們的後方與側翼的。

此外也可以看出以適量的自動火器配屬與游擊隊，是有新的意外的可能性，因為它許可以極少的戰鬥員，在決定戰鬥的瞬間，對有價值的近接目標，發揚一種殲滅的火力，重機關槍在敵人後方的活動，自然絕對只得在很少的場合可以參加；輕機關槍也不大方便；尤其是機關槍彈藥的負擔太重，此外這種武器的射程，也只有在很少的場合，能充分利用。但是最適宜的就是手提機關槍與手槍，因為這種武器攜帶便利，彈藥不重，在短距離內有非常充分的效力，所以確實可以稱為最有效的，最利害的游擊戰武器。

所以，雖然自動火器進步，而在游擊戰中，攻勢戰鬪指導的優勢，還依然如故。再第二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進展中的摩托化與機械化，對這方面也沒有什麼改更。反却好因摩托化部隊，裝甲兵器與空軍更加把戰鬥行動，拉開到廣大的區域，在那裏完全能夠并將自行發展游擊戰鬥。那裏把弱點裝甲軍的部隊，對敵人感覺銳敏的後方連絡線擊，在翼側甚至到敵人後方地區活動，現在是比歐戰的時候，容易實施得多了。以航空機供部隊及兵器的運輸，再不是未來的夢想，相反的在美國與俄國却極努力在嘗試，此外在英國殖民地的戰鬥，甚至已實施應用了。再裝甲部隊與摩托化單位也能強有力的支撐游擊戰攻勢的指導，像適合這種新運動部隊的特性，向敵人的翼側與背後突進，決不

僅只獲得瞬間戰術上的效果。如果突破了的摩托化部隊把游擊部隊裝載到敵人後方戰畧上重要的，與地形特性上適當的地點卸下，這樣不僅以戰術上的打擊給敵軍主體著大的驚異，而且這種攪亂的怪物，在他的補給設施，感覺銳敏的脈絡上，作某種程度的破壞，并給與長期繼續有效的壓迫，在緊張的狀況中，確是很危險的。地上與空中的發動機，打開了正面的僵局。因此可注意到這對於游擊戰將來的領域是非常擴大的。如果我們在歐戰時已經想像到在戰場縱深方面戰鬥並消除一切綿互的防禦綫，那末現在這永是實在的了，就是在將來的戰爭，會完全沒有了陣綫，而是一個縱深很大的戰鬥面，就是戰場至少要擴大到發動機的行駛範圍——或許還要像大播送者與救助金的宣傳效力一樣的深遠。這種戰鬥區域的擴大，正合乎游擊戰的行動。因此我們再想到以前各戰役的景象，在世界大戰，至少是在西戰場，決沒有會夢想得到這種情形的。

在游擊戰中，因部隊摩托化與機械化，因航空兵而擴大戰鬥區域，像是給攻擊者以重大的利益，那末我們却也不可忘記。發動機在游擊戰的抵禦方面，能作何種有效的應用，這是很明白的，只有抵禦實施得適當，就是說抵禦是機動的，并且是一再突進的，就可以得到好處。如果一個担任兵站或邊境警戒的部隊，知道把由發動機所得來的運動性與自動火器高度的火力連繫，那末就可以在廣大的地區，滅殺游擊戰，至少也可以限制游擊戰成功的可能性。

特別是航空機在游擊戰的抵禦方面，有很高的價值，航空隊在戰後更證明是現代裝備的部隊對抗游擊隊及匪盜之有打擊力量的兵器，因為航空機的使用，游擊戰指導成功的可能性，受極大的限制，這是可以確定的。不過對游擊隊使用新時代的戰鬥機與轟炸機，却也有值得注意的困難。高大的飛行速度使偵察員對於那一運動迅速，掩蔽巧妙的敵人游擊隊，幾乎是不能夠發現。也難以與己方部隊的行動區別。加之在游擊戰中，不可避免的是要在深遠的飛行，於是就發生搜索目標的困難。這種困難，如果有特種飛機，尤其是直昇（風車）飛機，常時配屬於警戒部隊時，可以避免。這種直昇飛機對於游擊戰的特別任務，從那一方面考慮，也有另一種景像，牠能夠作很慢而長距離的飛行，以適合目的作徹底的偵察與急要的監視。牠能夠毫無困難的在狹小的地面降落，卸載搜索部隊或武器。如果賦與發射照明彈，或強有力的發光體裝置，那末也就有夜間活動的能力。一種輕的裝甲，就能夠對游擊戰與盜匪一般是注意不到的火力掩護，即令是發動機發生障礙，或飛航員喪失飛行能力，也能夠利用風車，總還是毫無損害的降落，這在其他的航空機，就難會破毀了。牠的唯一弱點，就是對於敵人的驅逐機，總難免劣勢，但是在自己的後方，這差不多可不成為問題。

常川對邊境與兵站區域的警戒部隊，以警察的目的，配屬這樣的特種飛機，那末步兵及裝甲部隊的大部兵力可作其他更重要的使用，并且他們也解除了一種最吃力不討好

的任務。

此外，由於裝甲部隊與飛行機對於游擊隊機動，靈活的抵禦有極大的意義，所以覺得就是老式的戰車與航空機對於軍隊的力量也決不是毫無補益。他們參加在後方，補給線路，支撐點，倉庫與機場的機動警戒，有極大的用途，并能騰出價值很高的部隊，供作戰的使用。

在兵站担任警備任務的部隊，是很歡迎這種發動機與裝甲的戰鬥力量來加強的；因為如以前所講的，現況上對於補給線一定會有一種極端摩托化的部隊。來實施突擊與奇襲。一種汹涌的快速部隊，必定不斷的沿着補給線活動，以機動并有戰鬥力的控制裝甲車，摩托化部隊與航空隊。如果能夠沿着這個火力感覺銳敏的突擊部隊，或僅只在其重要集合地附近發動游擊戰，這就造成敵人突擊部隊的一種重大的危險，如果敵人裝甲部隊與摩托化的突擊軍的先頭，突入後方愈遠，那末補給線的延伸，就更加長大，而需要繁鉅的警戒，就更加困難了。這個時候，在精練的獵兵連，「普通的步兵」之內的特種兵培養，也就重要了，這是為直接警戒一定要的，而往後也是不可缺乏，這總是要佔去兵力，而且是很價值與精幹的兵力。在歐戰時法軍洛耳河的突破，在許多地方，就發生困難，即令行進路上充滿着價值很高的裝甲部隊，但還是要配備警戒的步哨。於是在機械化部隊一種補給的困難，治好誘發了游擊戰，甚至於啓示一種在數量及裝備上劣

勢的攻擊者，對於裝甲的敵人，有慘痛打擊的相當可能性。因此發動機決不能消滅實施游擊戰的最後可能性，却很顯著的，確實相信反把游擊戰的範圍擴大了。由此我們的攻擊佔有優勢這句話，又新付與一種力量了。

註：見利得哈爾特著「明日之步兵」。

其次要稍許明白解決的問題，就是軍用毒氣的使用，在攻擊的游擊隊，或者對於抵禦，是否更能夠有所進展。這也有一種相當重大的意義。不過軍用毒氣在游擊戰無論是攻擊行動或警戒勤務，都不佔實際的地位，在防禦中是可以毒氣化，再只有在邊境守備中能加倍的採用。在這種特殊場合，軍用毒氣作澈底與大規模使用的時候，絕對是能表現一種兵器的最高效能，這對於敵後與裝備上薄弱的邊境守備部隊，很顯著的在相當長的時期，使其任務達成容易。反之，在自己的後方，警戒部隊只能夠在很少的場合，對盜匪與游擊隊使用大量的軍用毒氣，但是攻擊用這個對營陣，宿營地秘密的施放，在己方是最有效的手段，不過因運輸上的困難，與因在敵人的後方，是不能希望辦到的，在裝中部隊突入敵人後方的時候，在加裏施放毒氣是可能的，但是在游擊戰的範圍中，自然是屬於狹義的，僅由飛行機施放毒氣一樣。此外在邊境戰鬥與在退却的時候，使用軍用毒氣，是可以防害游擊戰攻擊的實施，并能得到實際上的支撐。



那末，這是可以確定的，在將來對於下列游擊戰最重要的原則，不會有什麼變更；這個原則就是勇敢的攻擊，在游擊隊與盜匪的戰鬥中，往後仍舊是強有力的戰鬥方式，由此就產生在游擊戰的抵禦也必須是運動的。抵禦應尋求攻擊、一再的強行突擊，自行向危險的方向突進，這時候常時要像迅雷疾風一樣的實施，一個擔任游擊隊警戒勤務的部隊（邊境守備隊也是如此！）如果嘗試實施純粹的防禦，那末就會接二連三的遭受打擊，如同一種在黑暗中戰鬥的義和團一樣，想以密集的行列，抵禦攻擊的敵人。像我們在歷史的經驗上所得到的教訓，如能出其不意，迅疾奇襲敵人，其價值較武器的裝備，更為著大，在游擊戰中，誰自限於純粹的抵禦，誰就會失敗！沒有那種兵器技術的進步，能夠稍許變動這種事實。……

我們再可以確實認定，以強大的部隊從事突擊與奇襲，是差不多從不適當的。一次行動愈是經過澈底的考慮與準備，那末實施的人員愈需要得少，又經過妥善考慮而正確準備的行動，其實施的突擊部隊愈少，則摩擦可能性愈小，進行順利的可能性愈大。一種行動，如果要求多數的戰鬥員加入戰鬥，在游擊戰根本就不適當，而常常會被攻擊者充分殲滅的。可以獲得的利益，僅只很少的在可以忍耐的狀況去犧牲。

新時代戰鬥器材的效力，不但不能夠取消這個原則，而且充實了它的力量，自動火器愛好的目標是密集成團的部隊，這在游擊戰也與在野戰一樣。一個小的突擊部隊在敵人的後方，完全要自行特別謹慎的運動，並竭盡一切的謀畧，努力完成所負的任務，在實施襲擊之後，然後要掃蕩地面，再勝利的回到自己的駐地，這種行動一個小部隊比一個大部隊容易得多。在大部隊對各個戰鬥員，竭盡一切精神，一切智慧，一切技巧至最高度的強制性比較少多了。大部隊精神的連繫，常發生一種確實安全的錯誤觀念，這恰好使自動火器容易將其撲滅，此外羣衆的心理使精神特別緊張，容易被突發的恐慌牽動，而在游擊戰，恐慌在一般的場合，就是殲滅無遺的徵兆。最後，以一個大的戰鬥部隊，在遂行任務之後，想隱蔽在敵人後方，也大概是不可能的，游擊的部隊愈大，就愈加困難，因此它一定要給敵人自動火器完納血稅，指揮的實質就是沒是什麼不可能的要求，襲擊要求大部隊參加，同樣是錯誤的想法，這種情形在游擊戰將來比過去還要適用，如果對敵人的自動火器，作過周詳的考察，就簡直不會有這種謬誤的計劃，此外說敵人的裝甲兵器與飛行儀在敵人前線後方大量的參加，也是神經過敏，在這種狀況，一個小的游擊部隊，充分利用地形，就能夠使敵軍，甚至使監視的飛機看不到也找不着。一個游擊隊的兵力愈大，這種高速的火器就愈容易襲擊，發現及與以致命的打擊，以一個強大的單位，以飛行機或摩托化部隊，在裝甲掩護之下，輸入敵人的後方卸載從事活

動，在技術上也有可能，不過不可誤行錯謬的處置。但是少數的，素質與裝備優良的戰鬥員突進敵人的後方，比較一個強大而可是吊在空中的部隊，還要遠些，因為空中輸送的部隊一定會遭受包圍與集中射擊的。

現在最後的，可是根據戰史的教訓，決不是次要的原則就是；持久的游擊戰如果不與正規軍配合或得不到民衆的協助，是沒有希望的！這個原則也就很明白的是很合法。而發動機對於游擊隊配合的可能性非常的擴大，是絕對可以想到的在許多場合，游擊隊利用汽車實施他們的活動，最初一次像是很可能的，尤其是出其不意的開始作戰，還沒有能夠部署最必要之抵禦措施以前，防禦薄弱的邊境，對於這種深遠的突擊是沒有阻滯的。在戰鬥演進以後的過程中，這種臨時汽車部隊，在充滿敵意的敵人後方，絕對再沒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在一種預計能得到居民多數的支援與寬容的地方，就是戰鬥進行很久的當中，游擊隊利用汽車，還是有不可忽視的利益。游擊隊由於摩托化的輔助，對於它的特有戰鬥方式，尤其是出其不意的接近，迅雷疾風的打擊與迅速的隱沒，特別的容易發揮，那末游擊隊在自己的國境，當然是用不着要講到處，並盡可能的長時間利用打差的汽車。——至少也要適應他們的目的，準備足夠的燃料，以供使用。

反之，游擊戰的突擊部隊在敵國活動的時候，如果遭遇敵人真面目敵對行動，馬上

就要放棄未行裝甲汽車的利益。他們可以在航空機，最好在風車飛機中用降落傘，如果情況良好也可以在隨伴突破的裝甲車中，遠向敵人正面的後方，輸送到他們的攻擊目標附近下車，因此在指定的戰區內，可以省略長久而危險的行軍，並且也可以在敵國擴大游擊戰的範圍，尤其在居民稀少的地方，有充分掩蔽的可能性，但是撤退回本軍陣線的時候，那只有在很少的有利場合，能由再行突入的裝甲部隊或飛行機使其實施容易，如在襲擊成功之後，戰鬥員很多的部隊以前所嘗試的一樣，不用援助的再回到自己的部隊。他們必須計算到退却的成功，是靠充分的準備，慧敏與堅忍，戰鬥員也要永遠的不害怕這個危險，但是指揮者自始至終要明白一個深入敵方活動的突擊部隊，也會有在幸運的成功之後，以殘滅的失敗結局的，比喻說指揮突擊部隊以價值別高的彈藥在敵人的後方對遭遇的目標射擊，那只有在很稀少的，幸運的場合，才能像奧大利亞的野人一樣再把投擲的武器弄回到射手的手裏，所以這種游擊支隊的一開始射擊，只有在富有戰鬥能力的員兵，認為效果極大，而差不多無法避免犧牲時，才能認為具有理由，在這種意義上講，游擊支隊的射擊，就好比魚雷艇。

深遠突進的薄弱游擊隊，如果這入一個敵意激昂或僅只消極抵抗的居民地，那遲早都是要被消滅的。反之，游擊隊如果得到民衆的援助，就能夠成功，因此，宣傳的任務，在自己的國內，就要造福於自己的游擊隊，活躍的保持一種堅忍的，前進的情緒，另

一方面發動對敵人游擊隊抵抗，於是進而努力使敵人後方民衆的戰鬥意志疲弱，未來（例如：遠東！）的戰爭，啓示了政治的可能性，這在我們歐洲的思想，還很是沒有習慣的，但是絕對不可忽視。大戰後許多國家的形態，就是在平時差不多隱伏着深刻嚴峻的種族與階級的裂痕，在敵人後方一種勇敢行動的火花，常時可以很充分的點着醞釀的暴動成燎原之勢，牽制很大的兵力，防害軍隊的保養，並且在緊張的場合能惹起不可忽視的戰略的成功。所以我們要想游擊隊與宣傳須在信念不堅定的區域中手牽手活動。在許多的場合，技巧的宣傳在敵人的鄉邦與補給區域，能製成不安的狀況，提高有利於己方游擊隊的情緒，游擊隊得到戰區民衆，或者至少是得到一部份民衆團體這樣的援助，是有非常的價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這在我們歷史的回顧裏，時常可以得到證明。而在將來，游擊戰必定要民衆支援與加強，這種必然性是與在游擊戰中攻擊佔優的經驗；與由此引中的，即在擔任警戒勤務時，亦須嘗試攻擊的信條，以及游擊戰不著重數量與器材的事實，是同樣的明瞭。

新的戰鬥手段也不能使這回舊的經驗離開它的路線。

與此關連的，還有一樁重要的事實，這在大戰以前，羅多夫，漢斯，波亦已有下列的指示：如果游擊隊數量上的劣勢，由他們良好適當的武器之充分掌握，得到一部份平

衡，然後才可以希望成功。只有愛好武器的人民，才有能力實施持續的游擊戰，而文化較高的人民，通常很缺少愛好武器，製造武器的性質，這是不可忽畧的假定。這方面只有一個可能的辦法來彌補缺陷，這就是：服役國民軍的義務！一個文明國民，如果他青年時期沒有澈底的軍事訓練，並未實施游擊戰，也像其他的國防方式一樣是沒有希望的。

## 結 論

「出其不意，這個戰術的老皇后，只有在速度與火力再不罷協調的時候，才會退位，現在她却拿着王笏，並高據寶座，（註）速度如同最忠實的勇士，如同迅利寶劍的佩執者在團結的輔助着她。但是，在她主權擴展到廣大的範圍，或許就必須過渡到游擊戰。突擊的力量，愈是貫注全力任決定的重點嚴格集中點的時候，就愈接近了游擊的廣大範圍，而就會過渡到這種人力物力兩俱節約的閃爍方式。

註：見法人卡勒斯。得。奎勒著「法國突擊軍」。

今後的游擊戰，可推測到因為航空機，裝甲與發動機形影不離的陪伴，而會實施新的，可能的運動的作戰。這種或然性確實在今天才稍許注意到，因為摩托化，機械化與空戰的問題，本身還在糾纏不清，所以有許多地方，新的戰鬥技術，才很費力的廓清了那頑固的，惰性的思想。但是，很可注意的，就是在卡甫台恩·利得爾·哈爾特以後的，最進步及技術上裝備最良的紅軍，不在講已經很久就把游擊戰，用以補足突擊部隊的戰鬥。

理由是非常明白的。這或許是舊式的軍隊要消滅於新時代突擊軍的突擊之下。那末一定可以想到，要為全般有抵禦力量的軍隊，充分的準備新時代的裝備，自然在若干工

業國家，原料與工作效能都不能達到。於是那不用造成專門家一樣的士兵與不用裝甲的戰鬥員，就加入在那沒有新時代困難而高貴的裝備也能存在的地方，特別是在次要的正面，這種思想，是很顯明的。一種熟練的指揮，在這種次要的正面，運用那個「出其不意」的戰術也可博得勝利，這同樣是理由充足的推測。在那個現行條件之下，沒有那種戰鬥方式比游擊戰再適合了。游擊行動的障害，就是陣地戰雙方綿亘不斷的陣線，這在將來差不多再不會有，因此除游擊戰以外，再沒有什麼偶然的方式了。在裝甲部隊與空戰的武器完全發達之後，構築綿亘不斷的陣地是再沒有什麼意義。這一定是每過十年就陳舊了。

關於未來戰爭形態的幻想，確實是沒有意思，而且是可笑的。但是，如果像在游擊戰的場合一樣，眼看到那種可能發展的徵兆，甚至於某個強大的陸軍國還完全公開的把游擊戰當作他的戰鬥方式，那末在這個時代，好像對這方面要詳加思慮。因此，各種專門書籍對這個問題研究如此之少，真是覺得奇怪，自然一個在職的軍人對於這個稍許像是不名譽的範圍，有點慊忌，所以他以前也就看不起而擺在一邊，但是對游擊戰兼目昭彰的危險，不應該忽視，或許還要真面目的去實驗它成功的可能性。

游擊隊不可成無紀律的烏合之衆，妨害自己作戰，蹈歷史上許多游擊隊失敗的覆轍



。游擊隊的指導者也必須使人不感覺到他的無能，及把他當作專事吹牛與幻想者。將來戰爭的游擊隊，必定另有一種聲色；只有堅強，冷靜，果決的人們才能在這個未來作戰的重要範圍博得成功。

游擊戰的困難是眾注意的。不週到的準備，錯誤與不澈底的處置，對於血肉與資材，都會釀成最嚴重的，毫無代價的犧牲。「如果一個人沒有明確的意識，完全而堅定的決心，那工作一定失敗（註）的。」這句嚴密的真理，無論在什麼範圍都適用的。

（註）：克勞色維茲語。

一個民族，如果在極危急的狀況中，才來抓這種利害的武器，是不可思議的，他們實施得不熟練，就會攀着石頭打了自己的脚。再抵禦的問題，要等到火燒眉毛，才來想辦法解決，那也是危險的。

對我們的實質與作戰指導隔閡的人，以為在我們基本組織的一般素質，沒有才能去防止一種突發危險的來臨，一種新式的戰鬥器材，一種出其不意的戰鬥方式。這確實是錯誤的評價。但是，雖然如此，却正好促醒我們由戰鬥的方式，精細考慮一種可能的威脅，因為我們對這方面的感覺，真正是太生疎了，這正是能夠釀成一種危險的。

游  
擊  
戰

戴  
堅  
著  
述  
一  
覽

戴堅著述一覽

一一六

德國元帥魯登道夫著

戴堅譯

# 大戰回憶錄

Erich Ludendorff

Meine Kriegserinnerungen

1914——1918

本書著者魯登道夫元帥於歐戰之初，任步兵旅長，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國頒佈動員令時，受命爲第二軍參謀次長，即參加呂替溪之襲擊，同年八月二十二日，調任東戰場參謀長，佐興登堡元帥指導世界不朽之坦能堡大殲滅戰，其後始終以劣勢兵力對俄軍作戰，多獲勝利。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調任大本營作戰參謀次長，仍佐興登堡元帥策劃抵禦西方協約國優勢之攻擊，於是演成空前之陣地戰。一九一八年指揮德軍西方之大攻擊，爾後指導西方德軍之退却戰，並參與媾和之商討。戰後彼即以四年作戰經歷之事實及見解，彙合而成此書，都二十餘萬言，無一不扼要警惕，最近彼所著之全民戰爭，Der totaler Krieg 其主要思想，即胚胎於此，而多引論本書爲張本。故欲知世界大戰之真像，研究戰史及高等統帥學者，不可不以先睹爲快也。

德國陸軍上校黑木茨佛克曼著  
戴 堅 譯

# 命令作爲法

Befehlsttechnik

Von

Hellmuth Volkmann

Oberst

本書係根據「新軍隊指揮」（亦譯部隊指揮）而編著，對於行軍，攻擊，抵禦（防禦，持久抵抗），退却，休止之警戒及宿營等原則有簡明確切之記述；各種戰鬥命令之作爲及範式，尤有詳細之闡述及舉例。繁簡適當，次序嚴整，無論平時戰時均可啓迪戰術之思想，輔助命令之作爲，誠爲各級部隊長幕僚及有心研究戰術者之良好參考書也。

日本偕行叢書

澤邊哲彥編纂

戴堅譯

# 白紙戰術——實價一元六角

白紙戰術為「鍛鍊戰術思想，運用戰術原則，演練戰術法則，解答戰術作業」之良好參考資料，極便於作戰部隊中補習教育及軍官自習之用，尤對於初習戰術者，有莫大之裨益焉！

## 內容

- 一、步兵團陣地攻擊之研究
- 二、混成旅狀況判斷之研究
- 三、旅不預期遭遇戰之研究
- 四、獨立師遭遇戰之研究
- 五、師攻擊渡河計劃之研究
- 六、師防禦地形判斷之研究
- 七、師防禦地形判斷之研究
- 八、獨立師攻勢防禦之研究
- 九、師防禦砲兵運用之研究
- 一〇、野砲兵營使用之研究
- 一一、遭遇戰砲兵使用之研究
- 一二、遭遇戰統一戰鬥之研究
- 一三、遭遇戰逐次加入之研究
- 一四、遭遇戰後追擊部署之研究
- 一五、持久戰地形判斷之研究
- 一六、掩護主力進出隘路之研究
- 一七、戰鬥間情況判斷之研究
- 一八、掩護主力進出盆地之研究
- 一九、增援隊狀況判斷之研究
- 二〇、戰鬥間情況判斷之研究
- 二一、騎兵配屬機中部隊之研究
- 二二、先遣騎兵旅掩護之研究
- 二三、騎兵旅狀況判斷之研究
- 二四、游擊隊奇襲之研究
- 二五、追擊後兵力轉用之研究
- 二六、軍配屬飛行隊使用之研究

日本偕行社叢書  
通山光四郎編輯

# 白紙戰術

(第二集)  
定價一元六角

## 目次：

- 一、遭遇戰指導之研究
- 二、旅長遭遇戰指導之研究
- 三、遭遇戰(統一加入戰鬥)之研究
- 四、遭遇戰砲兵之研究
- 五、拂曉遭遇戰決心之研究
- 六、拂曉攻擊之研究
- 七、拂曉攻擊之研究(二)
- 八、拂曉攻擊準備之研究
- 九、夜間陣地攻擊之研究
- 十、夜間攻擊部署之研究
- 十一、夜間強襲之研究
- 十二、渡河攻擊之研究
- 十三、騎兵旅攻擊之研究
- 十四、決戰防禦之研究
- 十五、側背威脅之研究
- 十六、側背威脅之研究(二)
- 十七、側背威脅之研究(三)
- 十八、側背迂迴之研究
- 十九、側背掩護之研究
- 二十、隘路通過之研究
- 二十一、狀況判斷之研究
- 二十二、狀況判斷之研究(二)
- 二十三、敵情判斷之研究
- 二十四、戰線加入之研究
- 二十五、追擊部署之研究

# 戴堅著 兵經

實價三角五分

「……我們要另闢一條途徑，我們要使：

士兵平時所過的生活，近似戰場的生活；

士兵平時所受的教育，適合戰鬥上的要求。

我們要用很經濟，合理，週到，確實的方法，貫輸士兵一切必要的戰鬥技能。

基於上述的思想，在學術方面，著者就在軍範令中挾取其精華，參合個人研究的心

得，與實地的經驗，編成各種歌訣，作為士兵學術合一教育的一種教材。

并且大膽對它取個名字——兵經。」

——節錄著者兵經原序。

這本書的確是大膽的嘗試，在兵界中已激起一個巨大的浪花！

## 內 容

- 一、精神篇（四字）
- 二、生活篇（四字）
- 三、愛護武器篇（四字）
- 四、射擊動作篇（四字）
- 五、行軍篇（七字）
- 六、宿營篇（七字）
- 七、戰鬥篇（七字）
- 八、防空行動篇（七字）
- 九、斥候動作篇（七字）
- 十、步哨守則篇（七字）
- 十一、土工作業篇（七字）
- 十二、夜間動作篇（四字）
- 十三、新兵器篇（三字）



戴堅著

## 怎樣訓練一個戰鬥兵？

『……從各種特質中，可以看出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國現時期中作戰的戰鬥任務（近接戰，夜戰，游擊戰），已經擺在每個戰鬥兵的肩上，所以我們訓練的對象，也應該是一個個的戰鬥兵。

所以，「怎樣訓練一個戰鬥兵？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顯示怎樣在現地用啓發的方式去訓練一個戰鬥兵，就是教他在戰場上怎樣去：『觀察，停止，行進，射擊』。

### ——摘錄本書序言

在抗戰中建立新軍，不是想以最迅速而確實的手段去達到目的嗎？  
那末，至少在訓練上，可以在這本書裏，另找一個門徑！

# 新書預告

戴堅著述

## 團訓 紀實

「怎樣在抗戰中，建立新軍？」

我們固然要在理論上去探討，但，尤其要緊的是注重實地的經驗。

汗與血的結晶品所鋪成的路面，才是我們建軍的康莊大道！

在抗戰中有各種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條件可是這正是鍛鍊我們的洪爐，每件事情，不管它是成功與失敗，都可以從中得到寶貴的教訓。

本書就是著者依據上列的見解，把兩年來對團內重要的措施，作忠實的敘述，以供袍澤的參考。

德國陸軍中將可肯豪遜原著

部隊指揮官  
及其幕僚用  
**戰術綱要**

Von Coehenhausen

Taktisches Handbuch

Fuer den Truppenfuhrer und seine Gehilfen

「本書係從新增訂余前所著，名曰「部隊指揮」之戰術綱要，以期適應近年來外國  
觸目驚心之戰術及技術的進度。並注意蒐集我國軍事刊物及新近頒佈與令中所載吾人  
大戰及戰後所得之經歷。」——節錄著者原序。

由右述序言，可以知道本書的內容和價值。

譯者在陸軍大學及近年來服務部隊時，曾陸續節錄參攷，現將整理完好。如印刷  
不感困難，當能於最近出版。

戴堅著 編一覽

十二三

# 正 誤 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頁數	行數	誤	正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〇	二	辣	棘	二九	四	勤	動	三五	一四	義	淺	
一一	八	事	事	三〇	一〇	著	普	三八	一一	千上	遺一	
一三	一三	牲	性	三一	一	國	國	六五	三	耳	其	
一六	八	官	宮	三二	五	端	瑞	七四	一六	姑	站	
一六	一二	婦小	册小	三五	五	鬯	鹵	九二	一一	吧	把	
一七	九	激	激	三五	一〇	鬯	鹵	九八	九	勳	動	
二〇	九	有下	遺力	三五	一二	鬯	鹵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付印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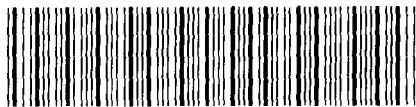


游擊戰

〔全一冊〕

定價	國幣	壹圓	正
著者	阿突爾·愛哈爾特		
譯者	戴堅		
發行者	同仇學社		
印刷者	湘溢印務館		
經售處	軍用圖書社及各兵學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8371B

